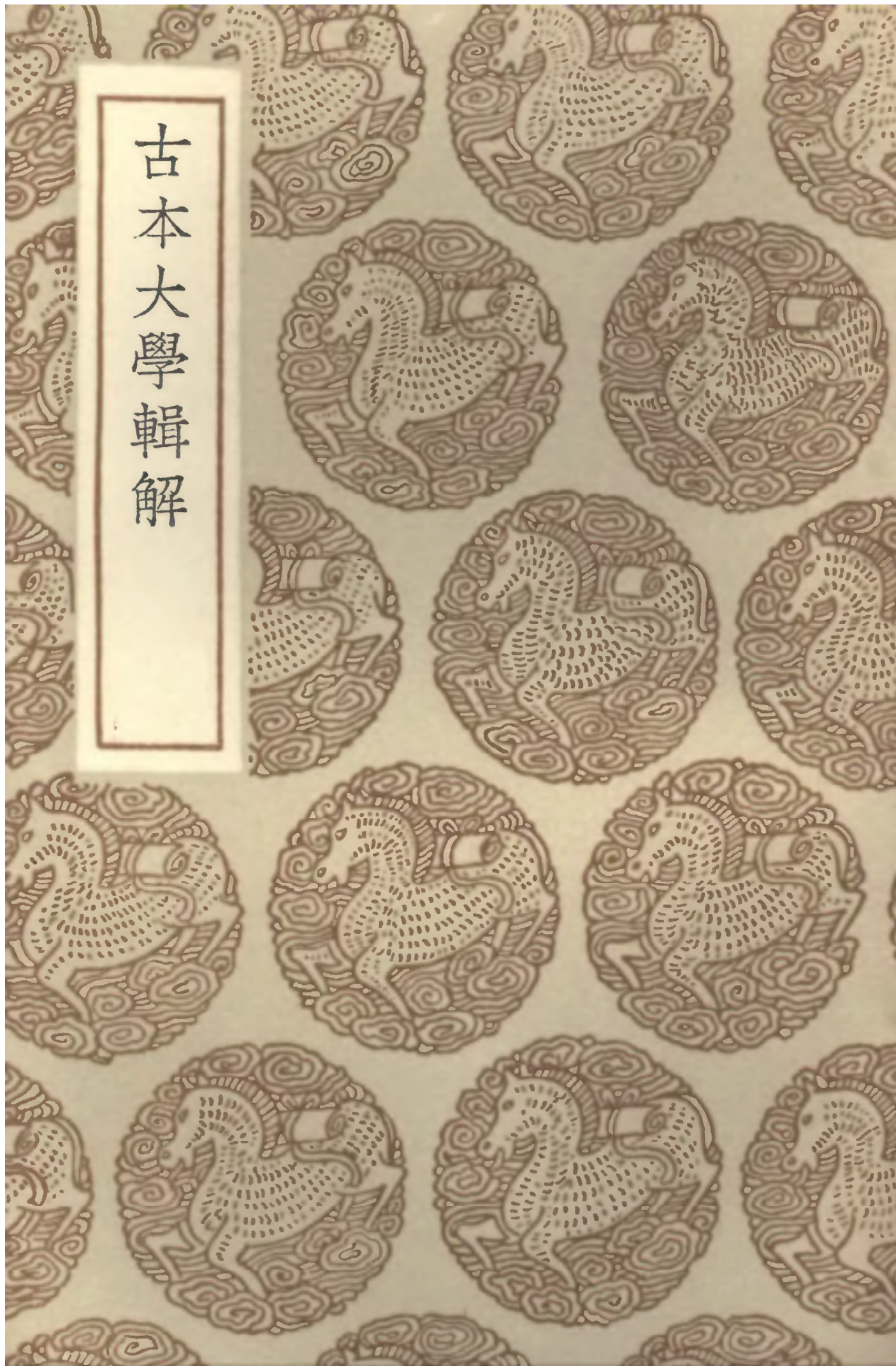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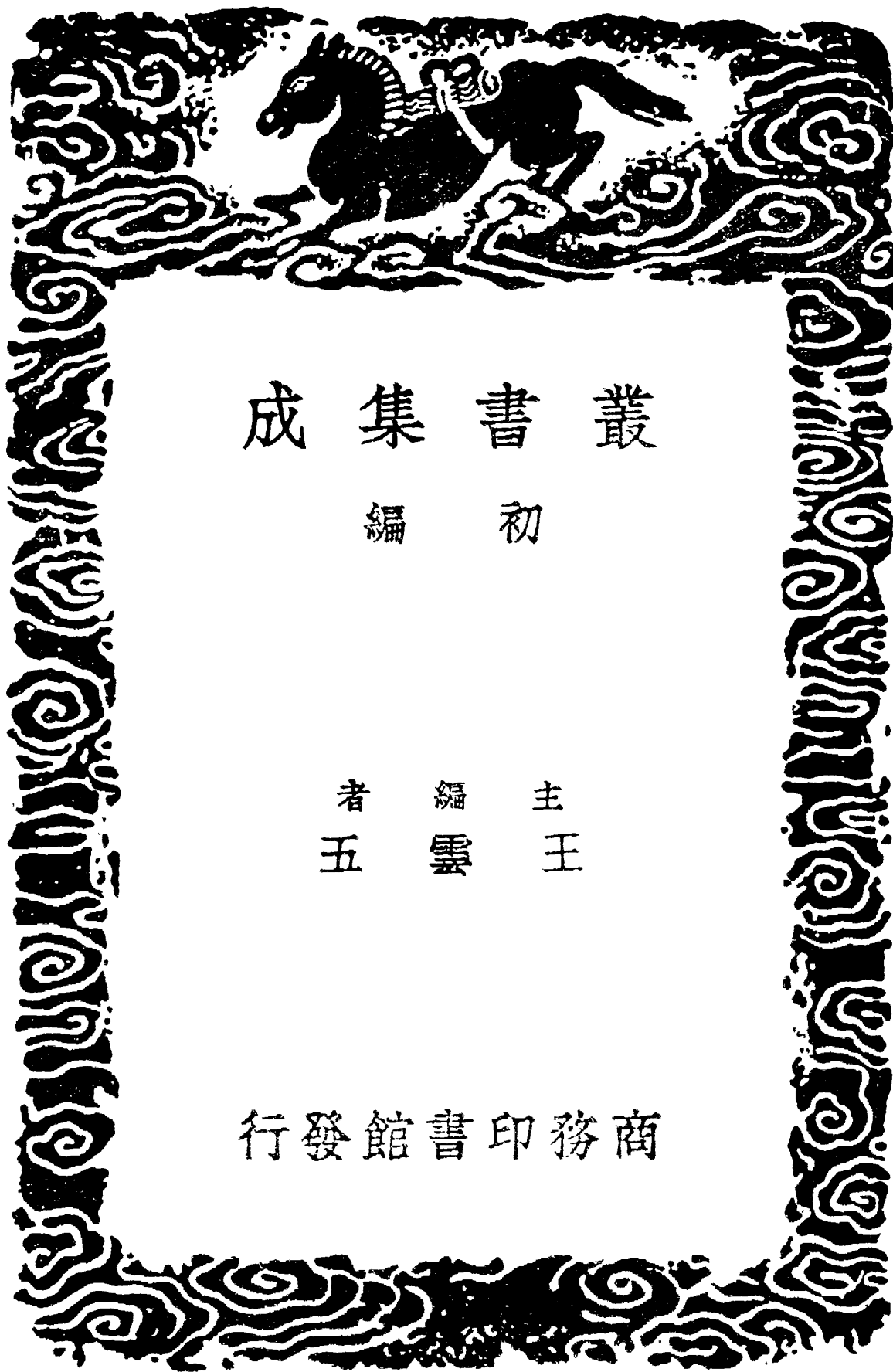


古本大學輯解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解輯學大本古

述驂實楊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古本大學輯解序

自今本大學列於四子書。而孔門相傳之原本。不著於世久矣。帖括家非傍朱子門戶。無以博科第。訓詁家如大全摘要等書。汗牛充棟。非襲朱說。將視爲覆瓿物。無以傳世而貌榮名。朱子章句誠多精詣。而一家之言。豈盡合聖賢之指。況改二千五百餘年之成書。斷以己見。理雖可通。說究無據。且前此有二程子改本。後此有王氏柏、蔡氏清、高氏攀龍、葛氏寅亮、季氏本、豐氏坊改本。紛紛異說。何去何從。不獨禮家聚訟矣。漢註雖疏。而原本非僞。閒以語人。未免少見多怪。故世所傳大學本。皆朱門之書。非孔門原書也。伏讀欽定禮記義疏。特存古本。以朱子章句與鄭孔同列分注。四庫全書所收朱子以後說大學之書。仍有用古本者。亦有不以今本說爲是而辨其失者。據此見大學一書。仍當以孔門之書爲定本矣。前明王文成公著大學或問。發明古本義指精當。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一語。提綱挈領。得賢聖嫡傳格物之義。訓物爲事。訓格爲正。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故曰。無善無惡心之靜。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傳習錄一書。概以遏欲相警切。而猶未正言格物之爲去欲也。至國朝錢塘毛氏先舒格物說出。而格致之義始定。定興鹿太常善繼。容城孫徵君奇逢。說約近指兩書。於大學義蘊闡發精透。而章次仍襲今本。安溪李氏光地著古本說。少所發明。以知止節爲立志存心端本之事。小學大學承接之關要。抒其獨見。實非確解。惟近世任邱邊氏廷英古本大學說。以中庸

自明誠之義爲說。求之全書。無不脗合。解正脩章。尤足破諸說之誣。鄉先輩王氏定柱著大學臆古。義理該貫。間見層出。今輯此書。據邊氏王氏之說。而以說約近指精義實之。格物從毛氏訓。全書大旨則專宗陽明。間以管見疏明。俾學者因此覩孔門之書。學孔門之學。而訾餘姚爲近禪者。破除夙見。庶不至株守一家之說而失於支離也。夫同治四年閏五月中澣之末。晉州楊亶驊謹識。

首錄戴記大學本。遵御書存真本也。節錄漢鄭氏註。唐孔穎達疏。存原解也。原解之誤者。後儒可更。是者不必更。更則益其誤也。次以陽明先生大學古本序及大學或問存真解也。程朱之解在前。豈無得其解者乎。何以不錄。夫人而誦之矣。陽明之解。世人動以近禪譏之。而未見其解。不識其是禪非禪也。耳食者吠聲。假使前人以學庸論孟爲禪。當必相與禪之。全錄之。俾學者熟玩之。而後知譏陽明爲近禪者。泥於程朱者之誤也。次以毛稚黃格物說表特解也。次以大學淵流辨。使人知今本爲改本。非原本卽非真本也。附親民親字。身有所忿懣。身字之解。使人知古文字未嘗誤。改本以爲誤而擅易之。適以爲誤也。次以古本纂詁。使人知有真本自有真解。陽明尙矣。鹿伯順、孫夏峰諸君子。讀書必求諸心。不爲帖括所囿。皆得其解也。終以古本大學解。予學疎識淺。非敢謂解無不是也。後有解大學者。聊備一解。以索解人。亶驊又識。

古本大學輯解卷上

禮記大學第四十二

清 晉州楊賈講述

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大學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卻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孔氏穎達曰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心定無欲故能靜靜故性情安和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孔氏穎達曰章明己之明德使徧於天下總包萬慮謂之心爲情所意念謂之意

致知在格物

鄭氏康成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鄭氏康成曰。壹是專行是也。

孔氏穎達曰。天下平則上明明德於天下。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壹以脩身爲本。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鄭氏康成曰。謙讀爲慊。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慎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鄭氏康成曰。恂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詩箋云。還爲恂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初習謂

之學。重習謂之脩。亦互而相通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鄭氏康成曰。聖人既有親賢之德。又有樂利以及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人而親其族親。小人美此前王。能愛樂其所樂。利益其人之所利。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鄭氏康成曰。顧。念也。諟。猶正也。諟。或爲題。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明明德必先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鄭氏康成曰。極。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爲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爲新民也。詩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爲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止云大學之道在於至善。又云此記斷章。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聽訟者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此謂知本。

鄭氏康成曰。本謂誠其意。

孔氏穎達曰。自所謂誠其意者至此。皆是誠意之事。意爲行身之本。能自知其身。是知其本。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孔氏穎達曰。此覆明前經正心脩身之事。言因怒而達於正也。心之不正。身亦不脩。若心之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報反。教五。

鄭氏康成曰。之。適也。辟音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

孔氏穎達曰。此經重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若以己子而方他子。己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身既不脩。不能以己辟人。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孔氏穎達曰。機。謂關機也。動於近。成於遠。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孔氏穎達曰。諸。於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

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孔氏穎達曰：言人既家得宜。則可以教國人。詩言成王有德。宜爲人兄。宜爲人弟。此記之意。謂自與兄弟相善相宜。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倍或作僭。音佩。僭棄音也。佩本亦作倍。矩或作巨。

鄭氏康成曰：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言欲平天下。先須脩身。脩身之事。由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又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特詳悉備舉。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鄭氏康成曰：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節前切反。又如字。辟與僻同。匹亦反。

僇與戮同。力竹反。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鄭氏康成曰。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詞。

孔氏穎達曰。德能致財。財由德有。外疏也。內親也。君若疏德而親財。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也。人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出。則民亦悖逆君上而入。謂拒違君命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鄭氏康成曰。楚書。楚昭王時書。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鄭氏康成曰。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亦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休休。寬容貌。何休註。公羊云。美大之貌。實按。書本文。寔是也。正韻寔與實通。韻會以通爲誤。

孔氏穎達曰。實是也。是能有所包容。則我國家得安保我後之子孫。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皆庶幾亦
有利益哉。媚妒也。尙書作冒。謂覆蔽也。非惟不能保我子孫。衆人亦曰殆危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于萬反。

鄭氏康成曰。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鄭氏康成曰。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
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案書傳。士飾車駢馬。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故知士初試爲大夫。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王陽明大學古本序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王陽明大學或問

或曰。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

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人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醵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不能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

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

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薄厚。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夷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驚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已。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已。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規矩之於方員。尺度之於長短。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員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旣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

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旣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旣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事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脩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旣可得而知矣。敢問欲脩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脩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脩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心有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

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脩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有之

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云。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識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識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於其良知識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識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礙。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慊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蓋其工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工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按先生晚年於初學及門。必令以大學或問一卷。開導接引。錢緒山亦以先生平居論學。未嘗立一言。惟揭大學宗旨以示人。

毛稚黃格物說

大學格物。朱紫陽熹以爲窮至事物之理。而司馬溫公光。王新建伯守仁。皆主格去物欲之意立言。余昔遵朱氏已久。心雖疑之。未敢遽從其說。甲午歲。嘗作儒者內外合一之學論一篇。仍主朱說。近乃反覆參

究二義。久之亦復微有體驗。乃信格去物欲之解。真確乎不易之定論也。因更推廣二君子之旨。而著爲格物說曰。人禽狂聖之攸分。理欲而已。欲盡則還于理。故古人於大學功夫。必先教人格去物欲。聖經所謂格物是也。今人但能去物欲。則此中自然虛明。則致知也。人之意不誠而心不正者。只爲多欲而中昏耳。欲去而中且虛明。則意自誠。心自正矣。功夫一貫而來。簡易直捷。若作窮致事物之理。反繁難而委曲矣。蓋人之知有二。一曰良知。一曰聞見之知。聞見之知。必假於外者也。故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良知則稟之自天。不假於外。卽孟子所謂孩提之童。不慮而知者也。人人皆具。逮漸長而爲欲沒。故須去欲以致此良知。理必然也。且從明明德於天下。遞引以至格物而止。皆從外漸著於內者也。若作窮致事物之理。是反分功于外矣。豈大學入手之初。反欲分功於外者乎。格物欲者。定靜之士。窮物理者。閎博之儒。閎覽聖人。亦不盡廢。若要諸明明德。則將求之定靜者乎。抑將求之閎博者乎。且格物欲者。中人以下。皆可自勉。若窮至物理。自非上智而強于材力者。不能矣。格物欲者。當下卽是。如因貨色而動馳慕之心。處貧約而生忿疾之意。和樂而將流。怨誹而及亂。而苟能一念返躬克己。禮義自制。將此馳慕忿疾流亂。格而去之。則俄頃之際。可以遠禽而卽人去狂而作聖矣。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馴久自然明德全矣。若必卽天下之物。因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其爲時又幾何矣。夫情欲之生。第患人自不肯格耳。果肯自格。未有不可以去者。故人人皆可爲聖賢。其事也易。若夫窮至天下之物。

理固有終其身不能得豁然貫通之一旦者。殆亦多矣。且奈何。蓋古人詩書六藝等事。皆小學事也。爾時既習其數。卽兼窮其理。既入大學。稽古博物。仰觀俯察。與夫禮樂兵農講究討論之功。亦在所不廢。而此固後焉已。奈何以此爲大學首務哉。易曰。閑邪存其誠。書曰。人心惟危。子曰。克己。孟子曰。寡慾。子思子曰。戒懼慎獨。此皆格去物欲之意。古聖賢修己教人。立言匪一。何獨于大學格物而疑之。蓋格者卽大人格君心力格猛獸之格也。物者卽物交物。物至而人化物之物也。人生十五以前。志猶瀟悶。十五以後。情欲漸滋。故入大學而以格物爲急。且卽紫陽之註明德曰。但爲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如此則格去物欲。自還明德之本體審矣。此政格物而致知而誠意而正心。何等明切。又云。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卽本體之明四字。紫陽亦以爲良知矣。又曰。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不遷。蓋必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然則格物之爲去欲益信。何者。起手功夫。卽是去欲。造乎其極。則無一毫人欲之私。徹始徹終。同條共貫。又何疑焉。又註盤銘曰。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猶沐浴其身以去垢。蓋日新本言明德。而格物乃明德最先之功。洗心去惡。非格去物欲而何也。又其註克己曰。克勝也。己身之私欲也。又註中庸慎獨曰。遏人欲於將萌。亦皆格去物欲之義。卽紫陽他處論述。與此義脗合者亦多。何獨于格物而以爲窮至事物之理哉。又紫陽嘗引程子語。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其駁扞欲之說曰。外物之誘。莫甚于飲食男女。然推其本。亦莫非人所當有者。但其間有天理人欲之辨耳。惟不能察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故不能致其克復之功。審如此二說。則仍皆歸于去欲而已。或謂若云去物欲。恐淪于空虛。入于

二氏惟窮至物理爲學。方有實地處。嗟乎。去物欲。根本也。窮物理。枝葉也。二氏姑無論。卽如人能格去物欲。則爲學之實地。孰過于此。而慮其淪于空虛耶。舍根本而尋枝葉。曰此實地也。茲又愚所大不解者也。格物雜說

紫陽謂格物爲窮理者。以人不能知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故不能致其克復之功。然余謂人之病終在欲勝。如爲子當孝。爲弟當悌。誰不知之。然多不能盡孝弟者。只是爲欲所蔽耳。又如不義之財。非禮之色。誰不知其不可貪愛。然不能自禁遏者。亦只是欲亂之耳。人欲去則天理見。孝弟廉恥之心。油然而生。否則雖窮究得孝弟廉恥道理。亦只是口耳間學識。于性分內總無交涉。如人文字中說孝。微而斷樹殺獸。大之嚴父配天。奧義精思。發揮極盡。此等豈是不曾窮理。豈是不知孰爲理。孰爲欲。卻其中有孝有不孝者。或貨色自私。忿戾抵觸之類。只是人欲爲累故耳。客問。若以格物爲格去物欲。而非窮至物理。則知何由而致。曰。鏡但去垢。則光自復。月但魄滅。則明自生。格去物欲。則真知自現。政是定靜安而後能慮也。理本相貫。若不去物欲。但窮物理。則心有時乎爲理障者矣。

夫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者。功在外而不離聞見。以爲格去物欲者。功在內而啟發天良。以爲窮物理者。窮年莫殫。力勞而迂。以爲去物欲者。當下卽是。事切而捷。窮物理者。屬知解。事猶涉虛。格物欲者。淨心地。其功甚實。

客問。子言格物非窮理。乃易傳夫子又何以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曰。此第說昔者聖人之作易。非是教

人明明德功夫也。雖然窮理者有窮吾心之理。有窮事物之理。窮吾心之理者。卽格去物欲而全其本體之明也。此易傳所云窮理以爲窮吾心之理解之亦得。宋晁迥云。剖析至理。淺者及名。深者及身。深之又深者及心。心由性生。必若窮其理之盡處。極於性而後已。故曰窮理盡性。王陽明云。存養此心之天理。亦是窮理。

聖賢之學。亦不教他竟不去窮理。但以去欲爲主。窮理只是以次功夫。非首務也。故格物之爲去欲。必也。卽如人不能窮理而能去欲。上可優入聖域。下之亦終不失爲朴誠寡過之人。若不能去欲而徒事窮理。其學問才辨。適足濟其人欲之私耳。但以此衡之。則聖賢之所重所先。必可知矣。

或謂無欲是出世法。若聖人之道。須是治世。豈只是一無欲了得。則聖人教人。必不以格去物欲爲首明矣。余曰。若云治世法。亦政患不能無欲耳。夫無欲則虛。虛則能受。無欲則明。明則能照。無欲則公。公則能服物。無欲則通。通則能應務。無欲則剛。剛則能任大而不詘。無欲則健。健則能自強而不息。夫無欲之效如是。猶謂不可以治世者。何哉。

古本大學源流

漢賈逵云。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大學乃子思所作。其間字法句法。多有與中庸彷彿者。故知賈子之言是也。洪孔昭曰。北居偶談。

大學一書。舊有古本大學與古本中庸並出禮記之篇。西漢戴德戴聖錄。又有石經大學。有二程改正大

學與今朱子定本不同。其全文各見本部。秋圃吳氏曰：古本大學，乃漢孔安國所獻壁經原文也。自是一篇，無分經傳。時去古未遠，又出孔氏，似無可疑。紫陽宗程子之說，以其有錯簡而更定之，尊首篇爲經，分三綱領八條目而各自爲傳，又以其說補格致之闕文。鄭氏曉曰：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行焉。程明道改正大學，與程伊川改正大學，又彼此不同。江州李氏卓庵、張氏俱有辨。劉慶觀四書辨義大學考

大學一書傳於世者有二本，一爲古本，一爲改本。改本者，宋儒朱子之所定也。改本中有補傳一章，則朱子所述伊川程子之學也。古本者，孔門相傳之舊本也。竊意孔門之書，萬世所取法也，就使其中義有難明，亦以闕疑爲是。改本於孔門舊本，有刪有改，有移有補，更動幾及一半，自爲一書。然則學者於此，分別觀之可也。因改本竟置古本不讀，不可也。伏讀四庫全書提要所收朱子以後說大學之書，卽仍有用古本者，亦有不以改本說爲是而辨其失者。據此，見大學一書仍當以孔門之書爲定本矣。任邱邊廷英古本大學說自序

大學之書列在戴記。唐以前與戴記四十九篇同治，後乃與中庸篇單行於世。宋仁宗天聖八年，以大學賜新進士王拱辰等。拱辰爲歐陽文忠公同年，而大程子爲歐陽公所取進士，意其書單行在二程之前，而朱子作大學序，謂至二程子始表章是書者，蓋徒欲推尊程子，而非二書始行世之實也。大學自孔氏以來，漢注唐疏，守而弗失，列在學官，刻之碑版，未有言其缺失者。至明道程子始更張之，伊川程子又更張之，至朱子因伊川之次，又別以經傳增補格物致知之義，於是古本大學所以教人之法，盡失其舊身。

心與聞見分用。先求所以知大學之道。而無暇求所以行大學之道者。蓋大學至朱子而變古。非大學至朱子而復古也。如謂大學出於戴記。非孔氏之書。不足崇信。則已如謂大學實爲孔氏之書。卽當信而好之。不可更改。如果有缺失。何以千百餘年從無人言及。如謂程朱之識。獨出於千百餘年之人之上。則明道程子更定可矣。何以伊川程子復有更定。伊川程子更定可矣。何以朱子又分經傳而增添傳說。其無可安放者。則目以衍文。指爲斷簡。數十年之間。二三人之說。已紛紛若此。顧謂千餘年共守之定本爲非。而數十年紛紛更改之說爲是。其可信乎。攷注疏所載古本。自大學之道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卽接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蓋格物者。卽格其有本末之物。致知者。卽致其知先後之知。旣由天下國家逆遡之身心意知。以知所先。又由格致誠正脩順推之家國天下。以知所后。猶恐學者疑格致誠正與脩身各爲一事也。而總言之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本旣明而後由本而推之末。由所厚而推之所薄。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至此則格物致知之義。已反覆深切明白曉暢而無餘矣。烏有殘缺以俟後人之增添哉。知脩身之爲本。則脩身亟矣。而心爲身之主。意爲心之發。脩身之功。必自誠意始。故卽繼之以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意誠則德能潤身。而心廣體胖。故繼之以淇澳之詩。而一一訓而釋之。切磋琢磨者。誠其意而明其德也。瑟僖赫喧者。德明身潤。止于至善而民不能忘也。君自明其明德。民何以不能忘。蓋自明其德者。必明其德于天下。以親其民。使君子賢其賢。親其親。小人樂其樂。利其利。而後明德親民之至善止焉。故繼引烈文之詩。實之以賢親樂利。以釋民不

能忘之由。曰：此以沒世不忘也。明德必由于自明。明德必用乎其極。繼之以康誥三節。言自明也。又繼之以盤銘三節。言用極也。極鳥在至善是也。無所不用其極。止至善是也。至善各有所當止。故繼之以邦畿之詩。止不可以不知。故繼之以黃鳥之詩。而證之以孔子之言。既知止不得以不敬止。故繼之以文王之詩。而實之以仁敬孝慈信之義。蓋意誠而德明。民親以止于至善。如此如聽訟然。必己之意誠而後民之意誠。故繼之以孔子聽訟之言而結之。以此謂知本首尾完足。一氣渾融。何所事其更張。何所庸其補綴。孔氏正義于大學篇目之下。卽註云：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是千古相傳之聖經。誠意之前。別無窮究事物之理。以爲格物之學者也。舍本末之物。棄先後之知。而別求吾心之知於天下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而後謂之物格。物其果可窮乎。必物之極處無不到。而后謂之物格。而後可以知至。將終身無物格。知至之時。卽終身無意誠之日矣。天地之大。萬物之廣。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本害其爲物格而知至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何謂先務。知所先後是也。舍堯舜先務之知。而欲入大學之士。求知于堯舜所不能徧之物。陸子疑爲支離。抑豈過乎。且不獨陸子疑之也。當宋之末。董氏槐學于慶源輔氏。王氏柏學於勉齋黃氏。並本于朱子之學者。亦並以格物致知之義爲未亡。欲還知止而后有定。及物有本末二節于聽訟節之上。是格物致知之補傳。雖朱子之徒。亦以爲不可從也。至有明之初。本朱子章句爲大全。用以取士。士子徒知奉功令。竊科舉。目濡耳染于塾師之訓。既未嘗爲大學之實學。卽漢唐註疏。亦束而不觀。而孔氏之遺書。世乃不得而知之矣。惟王陽明先生卓然特立。由陸子之言。求聖人

之學。於是古本大學復見於世。而道聽塗說之流。譁然議之。謂朱子補傳自云竊取程子之意。程朱大儒。宜若可信。不知二程雖嘗更定其節次。而誠意之上。增添格致之傳。則未嘗有是意也。明道程子改本。止移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于信于古之欲明明德節前。又移淇澳二節聽訟一節于節彼南山節後。其此謂知本二句。仍用古本位置。則亦以格本末之物爲格物。致先后之知爲致知矣。伊川程子改本。亦與今本不同。並未嘗指某節當爲經。某節當爲傳。雖移聽訟節於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之上。嫌此謂知本重出而衍其一。然亦以知本爲知至。未嘗謂格物致知別有它義。故曰。孔氏教人之法。至朱子而一變也。今天下競言尊朱。吾亦從而尊之。然朱之前尤有當尊者。陽明先生謂今之學者重於尊朱。而輕于叛孔。蓋古本大學。孔氏之遺書也。朱當尊矣。孔其可叛乎。吾誠不能重于尊朱。吾實不敢輕于叛孔焉耳。至所謂脩身以下古本與朱子章句並同。惟刪去分章爲傳諸語。餘不復置論焉。臨川李巨來大學攷

徐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和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孔子言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是兼

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矣。王陽明傳習錄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何也。蓋人惟據現病以脩其身而不知去病根以正其心。則不正之心終將發病於身。其於脩也終不得力。此不須深言之也。假如身之應物。若正值其心有所忿懣之時。雖其所忿懣者本無與於目前之事也。然目前之事。即或不免因此忿懣之心而應之不能恰如其分。是在此事。即爲不得事理之正矣。恐懼好樂憂患亦然。夫心之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是心之用也。非心之不正也。然此時之身。猶或不免因此而不得事理之正焉。若使其心竟爲邪妄不正之心。則其邪情妄念。時時發病以累其身者。尤不知其幾矣。若是而徒欲救治於外以脩其身。身安能脩乎。且不獨此也。人之心固不必常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事也。心之爲用。至靈至變。偶在於彼則不在於此。又事之常也。非心之不正也。然心一時不在。則與此時之身。不相貫注。雖視也而有不見矣。雖聽也而有不聞矣。雖食也而不知其味矣。是則此心一時不在。而即不能管攝其身。若此。若使其心竟爲放失不正之心。則其昏昧放軼之失。不惟不能管攝其身。而反足以牽動其身者。尤不知其幾矣。若是而徒欲注意標末以脩其身。身又安能脩乎。觀於此。則知欲脩其身。決不能但求之身。而必在有以正其心也。邊廷英古本大學說

按古人文字有正言。有舉似之言。如此章有所不在兩層。乃舉似之言。非正言也。其意但就眼前事理。舉以示人以明身之爲身。刻刻須心作主。正見欲脩身者。決不能但求之身。必在求之心耳。並非正言正心之事。以有所爲不正。必無所而後爲正。以不在爲不正。必常在而後爲正也。若必以常在爲正。則孔子三

月不知肉味。亦以其時心正在樂。則不在肉耳。亦何不正之有。若必以有所爲不正。如陳平憂呂氏之亂。則陸賈入而不見。亦以此時之心正在憂患。則此時身之應物。卽不免有照攝不到之處。此自事理之常。豈便以此爲心之不正乎。觀此則知此章之言。皆舉似之言。非正言也。上全

古本纂註

鹿伯順四書說約云。四書中學字。總以此章爲主腦。通章只脩身爲本一句可以盡之。

大人之學。大人之事也。天下何事最大。曰在明明德。見不明明德。不可以爲大學也。又曰在親民。見不親民。不可以爲明明德也。又曰在止於至善。見不止至善。不可以爲親民。卽不可以爲明明德也。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德。王陽明語。大人之學。其道如此。然民事不易言矣。要把民事做到至善。不可向民上求安排。只從德上求透悟。

脩身爲本之所以然。在知止一節。惟其知止而後能得。故須以脩身爲本。至善是明德之本體。其著落在天下。而非有一定格式之可執。卽聖人欲得至善。亦須要慮。而此慮如不從明善來。便非定中境界。靜中精神。安中意緒。怎得至善。離卻治身。徑去治人。便是以昏鏡照物。安得不以脩身爲本。物有本末一語。開舉世之迷。事卽跟物來。處物卽是事。惟有本末。故有終始。知所先後。非做了本再做末。只一味在本上做也。亦非遺末不做。做本原在末上做也。所謂脩身爲本。言我只事事自脩而天下已平了。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原在一處。偶舉其一事而各樣齊到。總之。人在天下國家之中。以身應物而心

動一意。意有誠僞而難昧。獨知物以知爲提衡。而知以物爲著落。致知者隨其物之感。而實依本然之知以應之。使物無不妥。所謂知之明處之當也。此之謂格物。此之謂誠正脩。而齊治均平一通在內也。天地間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庶人乃僅有身。人以爲脩身只是庶人之事。豈知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脩身爲本乎。

誠其意。慎其獨。不是兩事。誠意是主意。慎獨是工夫。兩箇慎獨又不是兩事。前慎獨是議論。後慎獨是發明。中間兩慎獨相連。以申說求痛快。首尾兩誠意相應。以推究求懇切。聖賢不以板樣道理。正襟論是非也。全以自在不自在上動人。

通章境界。在戒欺求慊上。討說得極微。入人肺腑。通章精神。在誠中形外上。振說得極嚴。悚人毛骨。厭然情狀。潤身光輝。比得極明。醒人心目。

人情畏外不畏中。以其獨知之地。指視所不到也。夫誠其意在毋自欺。毋自欺是能自慊。此境不容一人。此幾不容半錯。人關鬼關。自出自入。故君子慎獨下一必字。煞有力量。對君子下一小人。小人只是不省的獨字。十目十手有味哉。曾子之戒心於獨也。在獨知處大用戒嚴。遂落得在大衆前異樣舒展。中外原是相因。苦樂皆人自取。從長計議。意不誠可乎。君子知誠中而形外也。安得不戒欺而求慊也。

至善是明德本體。原只在己。天下國家是德所涵蓋。故論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而曰以脩身爲本。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政爲切磋琢磨。在治民上做也。親賢樂利。是學脩所著落處。兩不忘原相應。是自下註

解。

世上萬般都不爲緊要。惟有自己的事緊要。這點良心。炯炯瑩瑩。洞天地。照古今。千變萬化。無不具足。是天與人的。一箇本來面目。歷數幾箇聖人。說他都是了當自己的生活。皆自明也。自字最有味。三聖明德。是後人從旁總其一生事體而定之。曰克明德。非謂這明德只論心而不論事。論己而不論民也。無論顧諟者。費大精神。卽克明者。亦不知多少翼翼兢兢。這箇自字極有趣。本體是自己完全。功夫是自己策勵。體驗於接人待物之際。本心之不能卽達。其間有多少病痛。須要拏出拚命的心腸來。一刀割斷。極力推出本來面目。帝王賢聖。總從此成。

如以爲民。則懶散可任。知其是爲己。則緊急者。還怕遲了。親民正所以明德也。故此章原卽上章已有。但不得不各說耳。三聖人勾當都在民上。工夫都在己上。且莫分新之本新之驗等語。

極不是有窮盡的機緘。與日俱新。閱歷終身無止足之處。而用極卻不是求天下的把柄。脩身爲本。經綸蓋世。皆在澡雪之中。長民君子。須要滿拚心力以爲之。留一毫餘剩不得。無所不用其極。極其模寫。又云。緊接無所不用其極來。蓋話不得不陸續說。而事原分不得。以邦畿興止。以黃鳥興人。以文王作人。榜樣。

又云。這一段生活。從無言之地。自爲摩對。要把明德本體全無虧欠。不肯將就冒認。以小善成名。如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文法加意提掇。要人發大志。願攬全盤生活。

大畏民志。全在平日治民時曲盡此心。民所意不敢過望的。一一拖出。卽民所口不能自言的。亦一一體到此原只是求慊本念。初非有意降伏。而民當是時。身家性命。都在我掌中過活。縱神奸巨猾。也被聖賢從無言之地攝住精魂。那敢別具肚腸。另生伎倆耶。

齊家者。使一家之人改惡以就美也。然家人之手足。視吾身之好惡以爲措。家中那得全美的人。亦那得全惡的人。恃以提挈而齊一者。政憑主人好惡不偏。美中惡。惡中美。都一一不使相掩。則家之心志。自一耳目不亂。而齊在是已。美中有惡。惡中有美。自是常事。鼓舞機權。全在捐我成心。以肖物之品。使當吾好惡者。激勸並承。觀吾好惡者。適從有定。齊家治國。總不外此。特傳者。不得不分題發論耳。論治國者。全以興行說。夫國與天下。原非兩事。此又就題分論。以互見其意。而非貼定死板。不相通也。孝也者。三句是我與民同一勾當。專責民不得。如保赤子節。是說民的情狀。無甚難見。設身一處。自然洞曉。心誠求之。政與恕字相投著。蓋知道民之從好不從令也。仁讓作亂。總視一人。堯舜桀紂。是極明的證見。此章痛快把民情說得透極。可掃以令令人者之興。而先把家國勾當關在一處。亦極得力。

一人爲天下之主。天下有不遂之心。則不平。然天下之大。從何處查點。聖賢從人心同處。討出捷法。只一箇將心比心。萬不失一。絜矩二字。所謂尋根本。會源流。袖褪乾坤手段。人君所以不與民同好惡。其大端專爲愛財。自奉重。遂爲民輕。而民的好惡。還有一件在財用之外也。與財用相干。則用人是也。賢人保子孫。而其作用在利黎民。黎民二字連下讀解本注疏。奸人不能保我子孫。而其作用先殆黎民。如必說到著底。輔君愼

德。黎民便利。輔君聚財。黎民便殆。總此勾當。非別有騰挪。用人與聚財不聚財。原在一搭。雖此處不必一饒舌。而至末二節。復通在一處。其意自明矣。忠信者。不忍使己一念負人也。所以能絜矩也。驕泰者。不欲使人一事逆己。所以不能絜矩也。自生財至末。純就財上反覆抹煞。聚財者一場心計。故先爲必用之財。尋了箇出路。因痛揭聚財之下場頭。以申明之。賓主並舉。利害遞陳。曲盡事理之真。洞著從違之準。極妙文字。

大。孫夏峰四書近指云。此箇學字。卽夫子學而時習之學字。合千古帝王賢聖做此一件。生活不盡。所以爲大。

有本末自有終始。先非遺末。而末卽在本中。如明德也。須在民上明。不能振民育德。而謂之明德乎。脩身也。須在家國天下上脩。不能睦九族。安百姓。而謂之脩身乎。天下無離本之末。豈有遺末之本哉。總之。身處天下國家之中。與物相感應。物者失其理。便是身不脩。而正心誠意之功。俱屬惘然。

春秋時。霸圖興。諸子出。學統亂於方術。此處特提出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仰企古人。穆然唐虞三代之想。

誠意是作聖第一關頭。慎是獨中兢業之念。所以致知而誠意也。胡雲峰曰。誠意獨作一章。已兼正心脩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見。

沒世不忘。正申明民不能忘之實。盛德則兼言民不能忘。前王則推本親賢樂利。明德新民。渾爲一事。賢

賢而親親。治之大者也。樂樂而利利。安之大者也。

三箇聖人。皆明明德於天下者。克明顧諟等。俱就日用感應實際處言。非尸居靜攝時如此。

新者。天地育物之生機。人心進進不息之生氣也。第患無所以作之。則其氣已朽而蠱有所生。聖人之新天下也。常以道與天下相厲。而不令其有蓄蠱焉。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正脩工夫。總在誠意中。此特舉身心相關處。痛切言之。張氏曰。正脩之功。卒無一語及之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

脩身言好惡者。蓋家國天下之通關處也。總之。一如惡惡臭。好好色之誠。而貫於齊治均平之中。其功力全在致知上。所謂壹是皆以脩身為本。隨舉一節。通體融徹。纔是善讀書。

雖釋齊家治國。然必歸重人主之身。乃求源之論。心誠求之。直推本誠。意乃聯屬家以及國之真血脈也。藏身之恕。卽堯舜之帥天下以仁。隱然含下絜矩意。言身則家在其中。言家則皆根身說來。總見脩身為本意。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總是脩身以立教於天下。第天下大於國。須以心擬心。人之心本無間於己。是以有絜矩之道。己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

慎德君子。是從獨知處。慊好惡之原。而矩之所從出者。矩之絜於財用。最爲喫緊。慎德君子。於本末內外。悖入悖出之際。卽欲不慎。不可得也。矩之絜於用人。以理財者。更爲喫緊。慎德君子。於所謂舉而先。退而遠。好人好而惡人惡者。卽欲不慎。不可得也。是道也。必忠信始得。蓋忠信是真實心。矩之體也。卽所謂誠。

意也。朱子曰：絜矩不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脩身底舉而措之。此章只總註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一句括盡。

全書只脩身爲本一句盡之。合格致誠正而後爲身之脩，總齊治均平而後滿脩之量。此學之所以爲大也。然其指趣旣已無窮，而工夫自不容有間。故夫子曰：學而時習之。洪孔昭曰：北居偶談云：大學之道，明明德而已矣。明明德者，脩其身而已矣。脩其身者，誠其意而已矣。三語實扼全篇之要。

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知脩身之爲本也。知本亂而末不可得而治也。知所厚者薄，而所薄者不可得而厚也。大學之道，可以知所先矣。故不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而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語意渾渾全全，直直截截。

物有本末，脩身其本矣。事有終始，誠意其始乎。知止而後有定，知至其知止矣。慮而後能得，誠意其慮乎。故緊接以誠意一章。開首所謂誠其意者一句，單刀直入，不如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之相引而來。足見誠意二字實領全編真神，而明德親民止至善可不必要別立傳矣。

本末之物，不過善惡兩端。終始之事，不過好惡兩念。格其孰爲善惡，知其孰爲好惡，而不如好好色，惡惡臭，非自欺乎。故獨不可不慎。

毋自欺，所以自脩也。其嚴乎。恂慄之至矣。心廣體胖，則其威儀必有維民之則者。故緊接以淇澳兩節。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明德親民止至善一以貫之矣。故不必別立傳，只將詩書及孔子之言，反復詠歎。

見由堯舜文武以至孔子之言。皆此物此志也。語意一氣呵成。何等渾全直截。因明明德明字。忽拈出一新字。因止至善止字。忽拈出一極字。化工之筆。隨所點綴。無非妙理。民之志。民之意也。大畏民志。民亦誠其意矣。惟毋自欺其志。斯能大畏民志。惟能自誠其意。斯能誠天下人之意。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也。故以此謂知本結之。

於誠中形外之后。而次以恂慄威儀。於盛德至善之后。而次以克明德。於自明之后。而次以日新。於用極之后。而次以知止。於與國人交之后。而次以無訟。皆天然妙合。無一毫湊泊痕。大學言誠明。中庸亦言誠明。大學言慎獨。中庸亦言慎獨。故知大學爲子思作也。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體之惟一。一誠意而天下之事畢矣。用之惟精。則其事又有不可闕者。故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又逐節而分言之。

身謂一身。身有所者。身有之。心不能檢而去之也。人謂一家之人。人之其所者。家之人有之。身又從而徇之也。誠意者。勿用欺。齊家者。勿用辟。

家國一理也。而曰心誠求之。依舊歸到心上。齊治一機也。而曰藏身不恕。依舊歸到身上。

誠意之誠。誠求之誠。一誠也。天下有養子而自欺者乎。心誠求之。而后可自謙也。故言其意之誠。則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言其心之誠。則曰如保赤子。

明德爲本。親民亦未可爲末也。脩身爲本。齊家亦未可爲末也。惟以德與財較。而本末霄壤矣。農夫力田。

謂之務本。商賈鬻財。謂之逐末。則財尤末之末者乎。

生財有大道。亦卽有絜矩之道也。謂生衆食寡爲疾。用舒者道乎。固也。其大道在仁者。仁者。內本外末者也。以財發身者。非以身發財者也。上好仁者。帥天下以仁之本心。而下好義者。仁人能愛人之實效也。華半江云。必誠其意。正收入。必慎其獨。將明明德之本。一筆勒出。淇澳以下。疊引經傳。反復申明。見誠意之功。統乎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而不可不知本也。全章都歸注知本上。

王良常云。淇澳節。見明明德之統於誠意也。學者。誠意之端也。脩者。誠意之實也。恂慄威儀者。心正身脩之事。誠意之驗。至民不能忘。則齊治均平之極。誠意之應也。

前王節申親民之義。見親民之統於誠意也。誠以化之。則德及於民而不忘。誠以處之。則澤及於民而愈不能忘也。誠意之功。慎獨盡之。而誠意之分量。從格物致知到治國平天下。無一時一事。可以闕得。故毋自欺四句。雖只完誠意之意。而好惡兩脈。直貫徹乎家國天下之間。敬止則誠意之通徹。內外表裏洞達者也。故引文王之敬。雖與上引書一例指點。而誠字分量。實於此攝盡。本字實於此透露。以敬爲本。卽是以誠爲本。以誠爲本。卽是以慎獨爲本。無二理也。故以孔子接文王之後。而隨舉親民中一細事言之。以見如聽訟一節。亦自有箇本在。則知所引經傳。句句是喚醒人知本。從首至尾。只此一意。所謂慎獨者。敬而已矣。故歷引詩書反覆詠歎。而歸極於文之敬止。敬之一字。大學之要。徹始徹終。更何事求之經以外乎。

自誠意中發好惡兩端。直到治家平天下。事事離他不得。而於家發之尤切。所謂辟者。但少過其則。便足爲全體之累。未能誠以化之。則德之不脩。而觀感無本。固不可謂之意誠。未能誠以處之。則施之不當。猶有蔽於私而撓於欲者。亦未可謂之誠其意也。豈惟意之不誠。連格致工夫。從頭都錯。故喫緊以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喚醒之。此兩知字。直從格物致知來。身不脩節。用反結。所謂其本亂而末不可治者也。家不可教。謂我身不脩。不可以教家也。蓋探原知本。從脩身爲本說入。自文王以敬止之聖。立人倫之極。仁敬孝慈五者。遂爲千古治平之準。此錯舉其三事。以明不出家而成教之理。三所以字。句句有箇本在。心誠求之。通貫正心誠意來。此雖出於人心之自然。不待勉強。苟非心理之同。將有誠求而不中者。故誠求必中。乃見心理同然驗處。李安溪云。首二節言不出家而得其理。下二節言不出家而行其化。三節觀感而化之事。四節順從而化之事也。下文引詩。兩言可教。則其理之一也。足法民法。則其化之行也。此章之義。探原於格物致知。舉正於正心誠意。而貫徹乎治平之全。直舉大學全體工夫。一箇恕字攝盡。上老老三句。其義足抵上一章。老老長長恤孤。所謂本身以教家也。興孝興弟不悖。則心理之同而感化之事。三而字迅速而不爽。卽上章所謂機也。矩絜二字。足盡一卷西銘道理。

同民之好惡如何。曰好善卽如好好色。惡惡卽如惡惡臭而已。其要只在誠意。故好惡兩念。求端於慮之微。而貫徹乎治國平天下之大。故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自誠意說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其要只在慎獨。一不慎便不能脩身齊家。其辟至於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其尤甚者至於爲天下僂。只自不能慎獨始。是故君子慎之爲要。而不可不先慎乎德也。

先慎乎德一句。直將一卷大學一口吸盡。以格物一節言。所謂慎德者。直探原於知本知至。所謂脩身爲本也。慎德卽明明德也。若從誠意一節言。則慎德直從慎獨來。必格物致知深明乎好惡之理。慎獨克己。致謹於好惡之原。然後心正身脩。而用好用惡不至徇己私而陷於辟。然猶必兢兢致謹。實有諸己。無諸己。然後推以及人。此所謂恕也。若以本章上脈言。上言有國者不可不慎。此云先慎乎德。蓋言好惡之施於民。不可稍不加謹而失於辟。而尤當先慎乎德。以謹好惡之原也。以本章下脈言。能慎德則人土財用。卽此俱有。可見德爲本而財爲末。不可不先慎乎德。自此至忠信驕泰。方盡慎德之義。蓋絜矩在公好惡。而公好惡之原。只在慎德。故知慎獨之功。雖至平天下。徹始徹終。俱不可忽。

自絜矩以下。又推上一重而言。所以能絜矩之本。因就財用用人兩大端。申明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而特歸本君身之善與不善。更歸本君心之敬與肆。所以康誥及有大道兩節。只結歸絜矩。更不結財用用人。其旨斷可見矣。

邊育之曰。改本之有補傳。由誤認明明德於天下節爲細列條目。必須逐件各做工夫。又見誠意下後文。皆複說一遍。惟格物致知不再見。遂疑經文脫簡。爲補格物一章。其實經文本義不如是也。蓋此節文意。乃逐節推上。歸重一處之辭。非平鋪直敘。細列條目之辭。其意蓋承上事有終始之意言之。故言明明德。

之功。卻自極闊遠處說起。由天下推到國。又推到家。又推到身。一路推去。直至誠意。而誠意之功。則在致知。蓋知者。良知也。卽明德之明。隨時呈露之知覺也。人能隨時隨事致其良知。則明德益明。意必誠心必正。身必脩。施之家國天下。必有齊治平之驗矣。然知不空致。在格物者。註明一句著落處也。卽所接之人情事變隨時體當以致之。此大學本義也。以格物物字沿舊解作事字與王陽明正事之說同而改本之說大學。其不得經文本義者有三焉。一在謂致知爲窮至事物之理也。夫求理於物。是求之外矣。不知知者。良知也。卽明德也。是乃吾心自有之理也。使人忽棄本心。別求物理。明明德之功。先已失卻頭腦矣。一在謂致知專爲知之事。誠意以下始爲行之事。正如其說中庸。先明之而後誠之耳。不知知卽明德。致知卽明明德之全功也。人於人倫實境。體認踐履。務盡其良知。是謂致知。如改本之說。知行分爲兩事。未行之先。懸空講論思索。其知也。必多口耳之知。少真切之知。既知之後。依吾所窮之物理以行之。其行也。必多義襲之行。少慊心之行。知行兩事。皆非大學之真功矣。一在謂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各爲一事。各有一段功夫也。不知古人言學。說脩身。卽正心亦在內。說正心。卽誠意致知亦皆在內。此節經文所以層遞言之者。正以但說脩身。著語尙寬。恐人不知如何脩法。故須層層推說。說出真切用力之處。在致知耳。非謂致知之功不是誠意。須另有誠意之功。誠意之功不是正心。正心之功不是脩身。須另有正心脩身之功也。改本不知其實爲一事。但就字義爲說。一目作爲一事。分析愈精。頭緒愈亂。使學者平日讀書。添多少虛說虛見。求之實境。終是茫然。不能得力。後之學者。辨此三失。則於讀大學一書。思過半矣。

改本因格物致知後文不再見爲補格物一章。其實後文毋自欺慎獨之事。卽致知之事。不言致知者。欲學者知其實際。特另加議論以明之耳。蓋自欺者。欺其心也。卽自欺其本心之良知也。自欺之病。卽不致知之病。故不致知則欺。致知則不欺。實一事非兩事也。獨者獨知處也。變知言獨者。蓋謂是是非非。決不能向外邊取準。惟當反於獨知之地。是否心安。惟吾自覺。是則吾不可昧之良知也。事事慎之於此。不使有纖毫欺蔽。則知無不至。是慎之卽以致之矣。故慎獨則誠。不慎獨則不誠。致知則誠。不致知則不誠。實一事非二事也。古人文字。惟欲學者知其實際而已。故其言有應有不應。而義則精矣。非如後人文字。義實不精。但於字句間求周密也。

明明德。總名也。自格物以至平天下八者。明明德之細目也。總名一而目有八者。非各爲一事。特自其所著落之地而異其名耳。人隨時作事。則八者之實無不具在。而其要惟在致知。致知者意致知也。心致知也。身致知也。致知於家與國與天下也。意致知則誠。是於意爲誠之功也。心致知則正。是於心爲正之功也。身致知則脩。是於身爲脩之功也。致知於家則齊。致知於國與天下則治且平。是於家國天下卽爲齊治平之功也。故八目實一事。非兩事也。欲如此先如彼者。言欲得力於彼處。先須得力於此處。非謂先做此一事。然後另做彼一事也。改本之說。一目自爲一事。必按其先後。各自做工夫。然則後文言在者尙可通乎。或疑學只致知一事。何以言有終始乎。不知終始者。以一事之功候言之。非必數事相接。而後可以言終始也。學之貫終始者。知也。學之始惟致吾知。其終也。則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此所謂事有終始也。

補傳窮物理之說。其名目不見於古經。今求之中庸論語孟子三書。亦皆未合。孟子言心之所同然者。何也。理也。義也。是理卽心之理也。非物之理也。伊川程子注此章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義在心而理在物。此顯與孟子異者也。樂記言天理。後世儒者尊用之。然畢竟天理在何處。孟子言盡心則知性知天。是天理亦心之理也。性之理也。非物之理也。惟易說卦言窮理。亦未言窮物理。明王文成之言曰。仁極仁是爲能窮仁之理。義極義是爲能窮義之理。是窮理亦窮心之理。非窮物之理也。明道程子之言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據此。是伊川窮物理之說。不惟與四子不合。亦非明道程子之所是也。惟伊川有格物九條之說。朱子據之以作補傳。故曰改本一書。朱子所述伊川程子之學也。

知謂心之良知。卽明德之明。隨時呈露之知覺也。蓋人心之知之。自能知是知非也。一如目之於色焉。不待問於人而妍媸自辨也。又如鼻之於臭焉。不待假於外而美惡自覺也。是其是是非非。雖在無所不至之小人。亦終有不能變易者。

齊治大頭腦。惟在孝弟慈。孝弟慈肫然處。卽仁秩然處。卽讓仁讓之心。皆出於自然之明覺。卽明德也。卽良知也。事事體之以此。而務極其至。卽明明德也。卽致知也。一有不仁不讓。則此心必覺。此覺處卽獨也。事事不欺。此覺卽慎獨也。信如是則正心脩身齊家治國之實。卽皆在此矣。故曰大學全功。一慎獨而無餘事也。實一致知而無餘事也。矩所以爲方。方之中有平方。有立方。此指立方之體言之。六面齊同。其上

下前後左右。所以面面如一。無長短廣狹之異者。以出於一矩故也。
平天下之道。惟在絜矩。畢竟民好民惡。何自知之。必以良知曲體而得之。故絜矩卽致知也。故曰致知者
大學之全功也。

古本大學輯解卷下

總論

大學一書。示入大學者知本之書也。本一而已。章內凡三見。對親民爲末而言。明德爲本也。對齊家治國平天下言。脩身爲本。脩身卽明德也。就脩身中事扼要言之。誠意爲本。誠意亦明德也。唐自明先生曰。大學之道。明明德而已矣。明明德者。脩其身而已矣。脩其身者。誠其意而已矣。三語實扼全篇之要。平天下章。對財而言。以德爲本。財爲末。蓋財用亦親民中之事。而尤爲末中之末也。首章第三節以物有本末結之。第六節以脩身爲本結之。第七節又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結之。次章以此謂知本結之。第六章云。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層層提掇。呼應分明。作書之指。可曉然矣。

致知知字極重。王文成作良知解。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章句中知爲善以去惡之知。是明德明字著落。章句解明德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非良知之謂乎。又云。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非良知不能致之謂乎。明德之昏。由於物欲。則明明德。必格去物欲。此錢塘毛稚黃祖文成致良知之說。訓格爲去。訓物爲欲。格物爲格去。吾心之欲。非窮至事物之理。其解甚確。而章句亦云。盡天理之極。無一毫人欲之私。其說初不相抵牾也。

明德之解。朱子以虛靈不昧解明字。以得於天具衆理應萬事解德字。註語包羅一切。玩此書本文。疏

德字總在倫常上。其疏至善也。曰仁敬孝慈信。治國章曰孝弟慈。平天下章曰興孝興弟不悖。則明德親民皆不出此五者。衆理萬事均由五者推以盡之。無庸泛及。愚嘗謂大學之言德。不外仁敬孝慈信。中庸之言道。不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兩書言道言德。本文內自有切實註腳。解者以人之所得於天註德字。以日用事物當然之理註道字。此說文法。而於學庸言道德意。尙嫌落空。

大學一書。註疏本不分章節。明道伊川二程子改本亦不分章節。朱子改本分爲十一章。安溪李氏古本說定爲六章。首章大學之道起。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結下五章皆以所謂起。以此謂結。王氏澍邊氏廷英分章皆遵李氏。玩古文起結。實係六章。今從之。據註疏。全書皆經也。二程子改本亦不分經傳。至朱子始定爲一經十傳。謂經爲孔子之言。傳爲曾子門人所述。臆決無據。漢賈逵以爲孔伋居宋所作。賈氏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授。仍以全書皆經。皆子思子所作爲是。

朱子改本。湯之盤銘四節註。尤牽強。旣以此章爲單釋新民。而明德止至善夾雜言之。殊乖文法。新民解作自新之民。則通章無一新民新字。古人無此釋經文法。以釋明德止至善之文例觀。知必非新民傳矣。結句明言用極。烏得謂單釋新民乎。淇澳節於民不能忘句。不著一解。蓋以此節爲單釋明德。此句自解不去。前王節。君子註謂後賢後王。亦係騎牆之見。夫後王不可言民。後王之賢親。更不可云無一物不得其所。卽以君子爲後賢。則後賢亦親民之人。賢親正親民之事。焉得以此爲前王之新民乎。況樂樂利利。是親字意。非新字意也。如保赤子節註云。不假強爲。解亦蒙混。蓋誠求必中。不學而能。

陸子之尊德性。陽明之致良知。此節尤屬確據。朱子既以格物爲卽物窮理。正是欲人學養子而後嫁者。此處實難索解。故以不假強爲句。鶻突混過。章句中經前人指駁者甚多。姑以管見所及論之。朱子以正心爲存養事。以誠意爲省察事。中庸戒懼慎獨。亦判爲兩項。按存養兩字。從盡心章存其心。養其性來。孟子未嘗以存養專指心之寂然時說也。寡欲多欲。得養失養。皆指心之接物時說。旦晝梏亡。夜氣不存。飲食之人。養小失大。皆以存養爲動時工夫。省察正所以存養。非兩事也。自宋儒以主敬主靜立說。謂省察以前。別有存養功夫。與孔孟所言顯相悖戾。說者謂宋儒之學皆禪學。非刻論矣。正脩章章句云。四者皆心之用。明是意上事。又云。一有之而不能察。明是省察事。則正心必於心之用上。加省察功夫矣。下節註乃云。敬以直之。則此心常存。是不向心之用上著力。而向心之體上著力。自相矛盾。尤屬顯然。

古本大學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親民親字伊川程子云當作新今仍依原本作親

此子思子示人以知本之學也。萬物一體之謂大人爲萬物一體之人是謂大人。學爲萬物一體之學是謂大學。道爲萬物一體之道是謂大學之道。道卽平天下章絜矩之道。道字絜矩之道。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德者人得於天之理。誠意章所云仁敬孝慈信是也。五者得於天爲天理。見於事爲事理。天理在我而事物之理昭融不昧。故德謂之明明德者。去其蔽之謂也。章句兼氣質所拘言。蓋謂氣質之性有善有惡。顏習齋駁之曰。孟子云性善則情與才皆善。則氣質但可云有過不及。不可云惡。習齋語是明德之不明。物欲蔽之耳。物欲淨則天理純。而明德復明矣。親親愛也。民指國與天下言。家之中父子兄弟不可言民。然親親而仁民。齊家是脩身與治平過峽。故親民必兼齊家言之。仁敬孝慈信於身之接人見之。明德卽在親民。親民正所以明德。非兩事也。止者至而不過。適如其分之謂至善。事理當然之極。卽明德本然恰好之分際也。止至善緊跟親民說下。從事理上見天理。以本心之明求得乎自然之天則。非若舊註明新各爲一止之說也。此書之作。因當時聖人既遠。學術紛歧。恐學者務末忘本。故於書首特指知本之學以示之。言大學之道以萬物一體爲量。非別有事也。惟在明吾之明德而已。明吾之明德卽以親愛乎民而已。親愛於民仍卽止於明德至善之分際而已。語雖三平。意實一串。

重讀首二句。而本末之旨曉然矣。玩下文明明德於天下句。自見分三綱領者失之。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當止之至善。卽明德之本然也。知者明之也。知止不但從格致來。實從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來。良知在我。卽明德也。致其良知。以至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脩。則明德旣明。全良知之本然。凡物之理。無非吾心之理。渾然一止也。瑩然一知也。身未與家國天下接。則無慮而有知。身旣與家國天下接。卽因知以爲慮。定靜安皆知中功效。卽明中意境。意未發而中無不誠。故定心有主而中無不正。故靜身無事而已無不脩。故安慮者本吾心之明。以求得自然之天則。仍不外所知而得之。蓋知止者。心無物欲之蔽。而全乎天理之極也。得止者。心無物欲之累。而盡乎事理之極也。此節從明德後親民前。揭出良知全體大用。而明德爲本之旨。益曉然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猶事也。事謂事其事。書云。惟事事。明德本也。親民末也。一物自分本末。明明德始也。親民止於至善終也。一事自分終始。終始不離本末也。知所先後。非做了本方做末。只一味在本上做。亦非遺末不做。做本原在末上做。本末一齊致力。先後不從致力上見。從得力於本。後得力於末。而本末中節節各自爲終始。皆該於所先後中。此知字在入德時辨明涂徑。比知止知字較輕。然亦由格致來。非影響恍惚之知。知本者此知。馴之以至知止。猶是知也。道之全體大用。未易遽盡其量。而不紊其序。

必不闕其功。則違道不遠。故曰近道。此節以物有本末句。結上兩節。起下脩身爲本。而併注於知本知至。終始先後字。又爲下兩節作引。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古者唐虞三代聖君賢相。如後所引堯舜湯文等是。此句爲後五章引古張本。欲如彼先如此者。非謂先做此一事。

然後另做彼一事。八目只是一事。明明德。總名也。八者明明德之細目。欲就統括中推求至要。故特轉轉推說以發明之。明明德者。明吾之明德也。吾之明德。不能懸空以明之。必在親民之實際以明之。天下者。親民之盡境。即明德之盡境。故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此一句。承上物有本末。直注脩身爲本句。發端全章精神俱振。治猶理也。國之事皆就理。即明明德於國也。齊猶一也。家之情志無不一。即明明德於家也。脩猶治也。治其身者。明明德於身也。與家國天下相接者。身。主乎身者。心。心與人接。而由靜之動者。意。意動而是是非非。有自然之明覺焉。則知也。人有良知。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即明德也。雖既蔽以後。知有隨時呈露者。蔽其知者。欲爲之物。即欲也。正者。一如其本然之謂誠。誠切也。致如中庸致中和。致廣大之致。致之言猶盡也。盡其分而無餘之義。格去也。格去物欲之蔽。以復全虛靈不昧之體也。正誠致格。皆明明德於身。而即明明德於家國天下。則脩身其本矣。此下兩節承上事有始終。知所先後。詳言之。以申物有本末之旨。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以一事之功。候言之。各自爲

終始而大端則始於脩身終及於平天下重讀首句而示人知本之旨曉然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人之良知本無不至其有不至者欲蔽之也蔽去則全體盡復中庸之致曲論語之克復孟子之擴充皆同此義是物格而后知至也意不能強之使誠必知至意乃自誠心不能於寂然時求正必意誠心乃自正身不能從標末上求脩必心正身乃自脩家國天下皆不能以才智作用求齊求治求平必自脩身中節節灌注乃能致之此節卽上節之言而反復之以明所言逐節相因之事皆出於必然而不可易讀者從物格一氣貫至身脩再從身脩一氣貫至天下平則事有終始之義著而示人知本之旨益曉然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庶人一邊輕看庶人但有身有家人或疑脩身專是庶人事豈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脩身爲本乎路閭生太史云是字卽指上文猶云此各項人壹字趨下皆字猶云合而言之章句乃渾釋其意非以切字訓是字按正韻壹專一也鄭氏注云壹是專行是也又壹與一通周禮天官公之士壹命章句從之此節結上兩節明明德於天下句與脩身爲本句緊相呼應脩身爲本正見明德爲本也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本謂身。末該所厚所薄在內。家爲所厚。則親不待言。厚所厚因並厚所薄。而國治天下平。所謂親民也。故就國與天下言。則家亦爲本。而明於厚薄相因之勢。則齊治平總以脩身爲本。恐人但以脩身爲齊家之要。故又就所厚所薄析言之。由本而達之末。則末不一。末而無不治。求末而遺其本。則家且先亂而無不亂。治亂之機。古今同轍。務此之謂務本。知此之謂知本。此謂二句結本節。並結全章言。皆示人以知本也。知本則知末。知本末則知終始先後。馴至知止而齊治平。無非慮而能得中事。豈不謂知之至乎。知本者。大學之全體大用。知開其先也。知至者。大學之全體大用。知既其實也。知本猶易所云知至。知至猶易所云至之。不言物格。已統於知至中矣。

此章書屢提知字。致知之知。良知之隨時呈露。知止之知。良知之全體昭融。知本之知。良知之爭奪關隘。知至之知。良知之旋轉乾坤。知所先後之知。則初學入德時。良知之振起聾瞶也。格致義已錯見本章。故下文不復申言。王陽明云。格致卽誠意功夫。最確。誠意功夫。貫明德親民止至善中。則格致功夫。亦貫誠正脩齊治平中。補傳失之。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謙讀爲慊。

此章申言誠意之事。亦大學之全功也。從脩身爲本中。特提出誠意爲本。蓋對家國天下言。則脩身爲本。而格致誠正皆所以脩身。扼要言之。則誠意括格致。正脩齊治平皆離不得。故又明誠意爲本也。不粘格致說。慎獨已包格致在內。不粘正心說。心廣體胖已包正脩在內。以下疊疊引古。見明德親民止

至善無非誠意之事。註疏說甚確。末引子言聽訟爲治國平天下者。指出關鍵。見民心皆一誠所感。而誠意爲本之旨益曉然矣。故以此謂知本重結之。此章於全功中揭出要務。上章義蘊皆括其中。前四節尤深切著明。爲往聖繼道統。爲後儒正學術。爲萬世開太平。子思子深心若揭。自改本夷於衆傳中。謂誠意只大學一節功夫。埋沒古人苦心久矣。欺者瞞昧之意也。自欺者言人欲爲不善。心之良知非不自知。特以牽於利欲之私。且顧含糊做去。是自欺其心之良知也。章句云。知爲善以去惡。則格物致知。只是要知善惡。而非若補傳卽物窮理之說。朱子易簣前。改筆明確如此。謙快慰之意也。意不欺知。則一好一惡。皆爲自慊其心之良知也。獨獨知處也。以獨言者。人之良知。惟此默默省覺之處。呈露最爲真切。慎者。兢兢於此而不敢稍忽之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無不知善當好。惡當惡者。有欲以蔽之。則欺從生焉。格去物欲。以致其良知。一毫不敢自欺。所謂慎也。陽明先生謂格致是誠意功夫。正因慎獨二字。包得格致在內也。蓋誠者自然而不容己之謂。必使意之發用。常出於心之本然。則誠。故所謂誠其意者。非別有誠之法也。惟在事事不自欺其心之良知也。不自欺其心之良知。則良知居中作主。見可惡斯惡之。惡之斯如惡惡臭。見可好斯好之。好之斯如好好色。誠之至也。此其惡所惡也。惡其所本惡。非本不惡而強欲惡之。其好所好也。好其所本好。非本不好而強欲好之。一好一惡。皆爲自慊己心之事。故能誠也。意出於自慊則誠。若不出於自慊則終不誠。是以君子欲誠其意。必於獨知之地。兢兢焉。格物致知。以去欺而求慊。是卽君子誠意之學也。

李安溪云。此章前無誠意在致其知之文。後無正心在誠其意之釋。章首又特揭誠意。而於前後無所牽引。蓋以誠意爲一篇之要。

按宋儒云。格致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此節特提君子。下節以小人反照。所謂人鬼關者。良是人鬼關。卽是夢覺關。君子慎獨。覺爲真覺。小人不慎獨。夢尙未醒。若於誠意前添夢覺一關。則格物致知。君子小人皆能之。古人著書發端。便教人爲君子。禁人爲小人。後儒發先知後行之說。學者記誦著作。終身在鬼關討生活者多矣。韓昌黎原道篇。引大學至誠意而止。其見道勝於宋儒。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節言不慎獨以誠其意。則必流爲小人也。誠則必形。小人舍誠以求形。不能誠則無可形。誠專主善。舊解云。小人誠於不善。誤矣。閒居平日。不見君子時也。爲不善爲字切事爲言。而根意之欺來。厭然。消沮貌。揜。閉藏也。鄭註。厭。讀爲厭。閉藏貌也。孔疏云。見君子而後揜然。閉藏其不善之事。章句訓厭然爲消沮。則閉藏訓揜字爲妥。著。表暴也。如見肺肝。言如見其心也。君子小人之分。不在知而在意。好善惡惡。小人之良知無異君子。而卒爲小人者。自欺故耳。見君子而厭然。良知發現。不容盡沒。去不善而爲善。爭此一機。乃以揜著欺人。不能誠於善也。視己如見。知人不能欺。善無可形也。揜著者。意中事。如見者。亦意中事。獨知中情。僞百出。忽起忽滅。自欺之情狀如繪。則何益矣。從小人意中喚醒迷途。而獨之當慎益著。此可見人之爲善。必真

能誠切於中。乃自然形現於外。若本不誠。則無可形也。君子明於誠形之理。中外之符。非必取鑒小人。而於中求誠。安得不於獨致慎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此節引古以明獨之當慎也。嚴。嚴明也。言嚴明而不可遁逃也。所視所指。誠固在中。形亦非外。畫出獨中真境。結上起下。於厭然時見其嚴者。小人。於發念時見其嚴者。君子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節言慎獨之君子。誠中形外也。德。卽所謂明德。與平天下章先慎乎德。德字同。但明德之德。以得於天言。潤身之德。以得於心言。爲小異耳。意誠。卽謂之德者。意誠則心易正。身易脩。而齊治平之業。由此出。故直以德目之。以見誠之可貴也。潤如水之滋潤。自然流溢之意也。心廣體胖。正對厭然者言之。是則誠形自然之驗。心之廣。非正也。乃心所由正。體之胖。非脩也。乃身所以脩。於體胖見身之潤。由心廣而體胖。自然流溢。所謂潤。卽所謂形也。而實由於德。故明明德之君子。必慎獨以誠意也。章首三言君子。見君子小人分界。惟在誠與不誠。而歸其功於慎獨。格致功夫。暗括於慎字中。除格去物欲。以致良知。別無所謂慎獨。則慎獨外。亦別無格致功夫也。此處將誠意正旨一結。猶治國章中間故治國在齊其家一結。下文疊疊引古。將上章義理總括於誠意中。以盡誠意爲本之旨。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恂須閏切音峻鄭氏讀

此下兩節爲一段。承上誠形之說。合明親至善而總論之。見明明德於天下。皆誠中形外之事。自然而不可揜。以見誠之可貴也。兩不忘相應。是自下註解。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政爲切磋琢磨。原在治民上做也。親賢樂利。是學脩所著落處。不可以盛德至善單屬明德。而另指後節爲新民。本文自明此節引衛風而釋之。以見德之及民也。斐。文貌。指君子之威儀。民所共見者言。淇澳水潤土肥。則蓁竹之猗猗。自然形現於外。君子有切磋琢磨之功。文章亦自然形現於外。所以然者。誠故也。學脩皆慎獨中同時並進之事。以辨析之精微言。則謂之學。以自治之果確言。則謂之脩。非先知後行之謂也。恂。信實也。慄。戰懼也。繹詩言如切如磋者。言君子講明辨析之事。誠於學而不能自己於學也。如琢如磨者。言君子踐履克治之功。誠於脩而不能自己於脩也。瑟兮僖兮者。言其心之恂慄。自能瑟而無間。僖而日強。是誠之能不息也。赫兮喧兮者。言其身之威儀。自能赫而盛美。喧而宣著。是誠之不可揜也。惟然。故盛德至善。自能孚乎人心之同然。而民不能忘。皆以其能誠故耳。有斐君子。卽慎獨之君子。德曰盛德。於德之及民上見其盛。於德之及民。而至善上見其盛。明德之事。無非親民之事。陽明先生所云。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承上民不能忘引烈文之詩而繹之。極言誠之必形也。形於身。形於民。形於天下後世。無非形。卽無非誠也。君子親民之人。指前王言。小人卽民也。賢其賢者。所用之人皆利黎民之賢也。親其親者。老老長長恤孤有恩誼以及乎親也。二者親民之大端也。樂其樂者。興孝興弟不倍。化美俗成。民無抑鬱。故樂利其利者。生財有道。飲和食德。民無觖望。故利樂利之小人。必不能忘賢親之君子。至於沒世而猶不忘。以此故耳。此可見意果能誠。則明明德於天下。而極於盛德至善。必有親民之實及於民矣。果及於民。則且有至誠之感。在於後世矣。程子曰。有大德方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卽此二節意。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諟與是通。書太甲傳。諟是也。疏。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爲是也。

此下三段。亦合明親止至善而總言之。歸重止至善。並申明首章知止節義。以見誠之爲貴也。此一段單提明明德言之。見其必出於誠也。明德離不得親民。三聖明德。是後人綜其一生事體而定之。非明德只論心不論事。論己不論人也。天下國家。莫非己也。雖明明德於天下。皆是自己事。故曰自明。克。也能誠之意也。顧者。常目在之。無斯須之懈忽。亦能誠之意也。結以自明。本體是自己完全。功夫是自己策勵。蓋德原是明。而拘蔽之後。有許多掣肘。須一刀割斷。極力推出本來面目。非誠則不明也。聖人中如堯如文。豈有物欲之蔽。然聖人不自以爲無蔽也。亦臨亦保。罔遊罔淫。所謂克也。引帝典。重峻字。明明德於天下。親睦平章協和。皆在吾明德中。峻之至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四節言止於至善。皆一誠所爲也。新新得也。五新字同一義。卽中庸溫故知新之新。言君子欲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必常有新得焉。所謂用極也。作振作也。民民事也。命令也。承上言自明之君子。果其能誠而不自已於明焉。則其明之功必進。進不已是日新之事矣。引盤銘言。果能一日之間有新得焉。則必能日日有新得矣。日日有新得。則不惟日日有新得。且必有創獲之境。又在尋常日新之外者矣。引康誥言。君子之於民事。非僅因循仿照之事也。是常振作其精神。而時有新得者也。引詩言周之立國已舊。典章法制固無不備。然其命令之事。亦常出於隨時體驗而有新得也。有新得者。用其極也。無所不用者。家國天下之事。無在不用也。非誠則不能新。非誠則不能用。用極之君子。卽慎獨之君子。合銘誥詩玩之。句句有誠在。三聖人勾當都在民上。功夫都在己上。章句以首節爲自新。鹿忠節公駁之曰。豈有天子的日新。全與民不相干之理。宜渾括說。次節三節說親民。卽是說明德。親民正所以明德也。三節皆以新字詰止於至善。止字能新方能止。不新則有不當止而止者矣。舊註因此段五新字。改首章親民爲新字。又截出四節爲新民傳。看結尾一語。明是說止至善。何得專屬之新民。又分新之本新之驗等解。豈合三聖而始完一事之始末耶。割裂古人文字而從爲之辭。無怪後儒之疵瑕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三節緊接無所不用其極來。揭出止字著落。而以聖人之誠爲用極標準也。人情出身加民。除了自外於善的。也都成箇片段。只是不至善。總爲本體夾雜。功夫粗疏。不當止而止耳。以邦畿興止。所謂極也。以黃鳥興人極爲人極。故人不可不知也。以文王作人榜樣。即用極之君子也。明德在人。原自光明。只一念不繼續。便一念不光明。卽一念生懈怠。而止無由知。亦無由得矣。止跟敬。敬跟緝熙。而熙亦跟緝熙。敬止。確是聖人之誠。不思勉而從容中道也。下五句不粘文王說。五止於字。非誠不能。人能誠則人人皆止。人人皆文矣。仁敬孝慈信。明親渾括其中。大學一書。德字至此方填實說。治平兩章曰孝弟慈。曰老老長長恤孤。明明德於天下。都就倫常中揭大端言之。倫常外無德。則親民與明德。明非二事矣。毛氏先舒以去物欲盡倫常言。深得此書之指。

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節從德之及人處。抉透機關。以見誠意之爲本也。鄭註。大畏民之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本謂誠其意也。正義曰。言聽訟者惟自誠己意。服民使誠意也。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其意者。至此章大畏民志。皆是誠意之事。此古解宜從之。民志卽意也。心所發爲意。意有所之爲志。民之意中。亦若有十目視十手指者。以誠感者以誠應。是誠意之君子有以大畏其志也。觀於此。則大學首篇所謂知本者。在誠意之事矣。此謂句總結通章。與上章此謂知本句相發明。上章之本指脩身言之。此本字指誠意言之。誠意卽脩身之要。非有二本也。不言知至者。誠處卽是知處。已括於章首慎獨內。不待言也。按朱子

今本截此一節爲本末傳。則始終先後亦須有傳。意誠而后心正。又須有傳。不勝補矣。況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不又增一本末傳乎。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身作云。當作心。今依本文。

以上兩章言大學之全功無遺蘊矣。正心以下皆非別爲一事。此下四章事爲學不知要而各有所蔽者言之。此一章則專爲欲脩身而不知求之心者言之也。舊解以有所不在爲心不正。用意巧而理解未真。蓋此章爲舉似之言。非正言也。李安溪古本說云。身有之身。仍當作身。蓋忿懣之類。以心之發乎身者言也。苟有失正之時。則其身之容貌辭氣亦因之不得其正矣。本文正字。因心之義。以說身也。按忿懣四者。章句云。皆心之用。則仍是意上事。非寂然之心體也。安溪亦云。誠意之外。別無正心之事。惟身之不正。以應事時不得事理之正言。非專指容貌詞氣也。邊育之先生之說。確矣。備矣。前見此章書從身心相關處。淺淺指點。而不正不脩之失。言外得之。宋儒以爲正言正脩之事。立說纖仄。又改本文以遷就其說。元明以後皆宗之。安溪雖辨改身爲心之誤。而義未明暢。邊說自係不刊之解。按不見不聞不知味。並縮致知在內。故云格致誠正皆以脩身而脩身之爲本。曉然矣。按政和石經本。食而不知味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節。下文

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以前後引古例看此章。宜有此六句。與上節反正相生。接出結句。文理更順。然諸家皆謂石經爲明豐坊僞本。姑錄以存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此節之旨。專爲欲齊家而不知求之身者言之。言齊家之本在身也。鹿氏說約之義精矣。前見正定王氏定柱曰。之。猶往也。意所專趨於是也。動於意。徵於身。而因以見於家也。親愛畏敬哀矜。好之屬也。賤惡敖惰惡之屬也。於好之中有惡焉。乃能篤之以情。不能裁之以分。家之所以不仁也。於所好所惡有所觸。輒以好惡迎之。卽未有所觸。亦乃能裁之以分。不能篤之以情。家之所以不仁也。於所好所惡有所觸。輒以好惡迎之。卽未有所觸。亦預以好惡待之。此固責諸意不誠。心不正。而實由知之不至。苟知所好有惡。所惡有美。好惡非可憑臆。則意不至。畸設於好惡而爲之迎距。心不至。曲囿於好惡而爲之中守。是故雖在妻孥。過則宜糾。雖在耆長。失則宜規。雖在孤稚。佚則宜儆。雖在蠢頑。勞則宜卹。雖在愆忒。悔則宜錄。此好惡之不辟。非知既至。必不能使心意之皆平也。故曰。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子可言好。苗不可言惡。引諺言。不重明析好惡。但以證上文鮮知之義。莫知其惡。以溺愛之昏其鑒也。莫知其碩。以貪得之淆其照也。溺愛貪得之私據於中。而爲之主。雖欲虛公觀理。以致其知。其道無由。此欲誠意正心者。所以必物格而後知至也。

知本亂末之所由不治。自能知本治末之所由不亂。故此章不詳齊家之事。但舉其弊爲言。以切指其所厚者薄之患也。以上皆王氏大學臆古中語。按用情之辟。心與意實受其病。不知惡。不知美。莫知惡。莫知碩。總由物欲未格而無以致知來。可見八條目一齊用力。非做完一件另做一件之謂矣。誠意章好惡欲其誠。不知惡美。只叫做辟。不叫做誠。物未格。知未致。則好惡似誠而非誠。故格致與誠意是一事。非兩事也。不可齊家。並釋本亂而所厚者薄之意。不特賤惡敖惰之辟爲薄。親愛畏敬哀矜之辟亦同歸於薄。此明明德於家者。必先格致誠正以脩身也。孫夏峰曰。總之一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誠。貫於齊治均平之中。其功力全在致知上。所謂壹是皆以脩身爲本。隨舉一節。通體融徹。深得此書之旨。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孝者三句言不出家而得其理也。王氏定柱曰。我能孝於父母。弟於諸父諸兄。慈於孤弱僕妾。我之齊家也。我能孝弟慈。而我之家無不孝弟慈。我之家齊也。我能移家之孝以忠於君。移家之弟以敬於長。移家之慈以愛於衆。我之治國也。我之家能孝。而國之人無不孝於親而忠我君。我之家能弟。而國之人無不弟於兄而敬於長。慈於弱而愛於衆。我之國治也。陳子淵云。三所以字。只虛言其理。蓋有所準而立其名。君準諸父。長準諸兄。衆準諸子。則所以實其名者。不取足於所準之外。有所本而定其分。事君本諸父。事長本諸兄。使衆本諸子。則所以盡其分者。不取給於所本之外。按治平兩章。皆舉孝弟慈爲說。蓋承誠意章仁敬孝慈之義。見明德以親民。總在盡倫常也。事君事長使衆。透過興孝與弟不倍一層。以該盡教國之事。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此言理之具足於心也。慈之理具足於心。則使衆之理具足於心。孝弟事君事父之

理無不具足於心。一人一家一國。此理同。此心同也。兩層爲下文一機字繪頂上圓光。定柱王氏曰。成教之本。惟在一誠。此所謂誠。卽誠意之謂也。心者統意而言。此節特申明非但脩身齊家必責之誠意正心。卽由家及國。無一時可稍忽於誠意正心。誠意所以獨爲綱領之要。而誠求以期其必中。則又誠意中統格物致知之事也。按此說。則知八條只是一事。非各爲一事明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貪。貪利也。戾。乖戾也。貪卽

不仁。戾卽不讓。或云。貪不讓。戾不仁。亦通。機音以。弩牙譬也。物之發動在此。而應之在彼之名也。第五句。變一家爲一人。一人。謂身也。此一節言家國之間。其感應不爽之機如此。以起下文意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與首章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兩相關照。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

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所好好字。兼仁暴言。與好惡好字不同。下二句內。卻暗藏好惡意。有諸己

所好。無諸己。所惡也。廷英邊氏曰。承上言。家與國感應不爽之機如此。然則專恃法令之事。以治其國者。亦未矣。蓋上之人心。有所好。而以身先之。是帥之也。帥之則以仁以暴。民無不從。若心本不好此。而但爲法制禁令以驅之。是令之也。令在此而好不在此。是所令反其所好也。如是則民不從。其故何也。蓋上下之間。分雖殊。而理則一。上之所以感人而能喻諸人者。惟恃心之恕耳。若所令反其所好。則是求人之仁讓。而欲其有者。已實未能仁讓而未始有也。非人之不仁不讓。而欲其無者。已實先不仁不讓而未始無也。苟以

責於人而寬以待其身。是心之藏乎身者不恕也。不恕而欲人之能喻吾意。是事理之必無者。此治國之事。所以不能專恃法令以治之。而必在真能仁讓以齊其家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定柱王氏曰。上文皆約而歸之於身。此仍以齊家結之。以身之脩化。必先被於家也。按此中間一結。與誠意章故君子必誠其意。文法同。必誠其意者。必慎獨以誠其意。在齊其家者。在脩身以齊其家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人以天桃與之子。此之引之。則斷章取末句爲說耳。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兩可教與前不可教相對。前在家上說。此在國上說。究之可與不可。總係於身耳。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足法者。家也爲之者。身也。三節而后字。與章首必先字。緊相對照。引詩詠歎。極力掃以令令人者之興。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在脩身以齊其家也。明明德於國者。可知脩身爲本。而不徒恃法令以治之矣。

此章之旨。專爲欲治國而不知求之家者言之。言治國必先脩身。以齊家也。言治則家與國異。言教則家與國同。治見於所令。而教原於所好。藏身之恕。可教者。卽在此。有諸己。所好也。無諸己。所惡也。求之。非之。好之。惡之也。藏恕二字。上貫齊家。下通絜矩。齊治平一理也。作書者。不得不隨題發揮。互見其義耳。鹿氏謂治國純以興行說者。是其家不可教。承上不可以齊家。包脩身在內。二句一反一正。一篇提綱。不出而成教者。藏身之恕。由家及國。無不喻。無不興也。所以然者。家國一理。而理卽具。

於誠求之心。齊治一機。而機實握於定國之身。故在民曰從。在一人則曰帥。何論治國。堯舜之治天下。道必由之。故曰脩身爲本。

誠者。自然而不容己之謂。卽誠意誠字。誠求必中。不慮而知。亦不學而能也。慈不學則使衆亦不學。孝弟事君事長。皆不待學。所謂良知良能也。不誠則不中。物欲害之耳。親其鄰之赤子。先存隔膜之見。則不中者多。蓋計較之私心生其障故也。保赤子之心。以赤子之心爲心。如保赤子之心。以民之心爲心。平天下云。好民好。惡民惡。而爲民父母。卽此義也。人能格去物欲。則良知所發。炯然肫然。滿吾懷抱。王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玩此節書。尤見真確。紫陽獨以卽物窮理立幟。眞所云學養子而後嫁者矣。

治平兩章親民正解。齊家則脩與治平過峽。不可以家之人爲民。民亦人也。在他書自爲一解。非親民民字之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義理語氣兩相關照。家與國理同心同。以令令人者。知不致則昧其理。意不誠並昧其心。藏身藏字。包理與心兩層。王氏定柱曰。脩身一章。但言身不脩之害。不著脩身之功。以已賅備於誠意正心中故也。齊家一章。亦但言不脩不齊之害。不著齊家之要。而舉孝慈仁讓。皆臚指於此章之中。故特變前後言在之文。而鄭重之曰。必先齊其家。學者當知聖賢文義。終始貫通。必迴環玩繹。方可窮其脈絡。非如後世之畫圻安章。分疆宅甸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老者上能孝也。長長上能弟也。恤孤上能慈也。專以孤言者。孤尤當慈也。不倍。謂不倍死者而棄其孤也。治國章言家國相通之理。必推及於事君。事長。使衆而後備。此言家國一致之心。但指孝弟不倍而已盡也。國與天下同。此上同。此民三而字。卽上章一機字。機至員也。矩至方也。因至員之機。得至方之矩。此言矩指同然之心言之。道卽大學之道。道之量至平。天下始盡。故特於此揭清道字。君子卽藏恕之君子。亦卽慎獨之君子。非慎獨不能藏恕。絜矩亦恕道也。人已對言而有恕之名。盡乎人而度以同然之心。則謂之絜矩。非與治國有二道也。有此矩。方有此道。君子毫無才智作用於其間。邊氏廷英曰。章內所言。皆治國平天下之通義。章首仍以在治其國爲言者。蒙前章在齊家在脩身正心之大義言之。正見治人之事。無間國與天下。除卻度之以同然之心。更無二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非徒解絜矩之義。十二句一併讀去。見道之公溥而周詳。非明明德於天下之君子不克有也。矩以爲方。亦以取平。天下之物不一以矩絜之。而面面齊同。

皆歸於平。天下之人亦不一以矩絜之。而在在齊同。亦歸於平。上下前後左右。以身之所處言。絜之者以心爲矩。而推之國。以迄於天下。非謂以國爲矩。又絜之以及於天下也。絜矩不外好惡。故達治體者。只是達民情。而達民情。只是醒人事。此之謂談何容易。唐虞以來。聖賢接踵。尙做此道不盡。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此一節言能絜矩者之得也。上文但言所惡勿施。舉所惡而所好可知。民

爲赤子。則君爲父母。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保赤子之心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此言不能絜矩者之失也節鄭注高峻巖巖訓

高大兩義似複陳啟源云近世趙凡夫以節字爲罔字之訛此有理也說文罔字注云陬隅高山之節徐曰山之陬隅高處曰罔从子結反章句訓爲截然高大亦誤截斷也與高大何關況節音截非訓節爲截也按罔通作節則節宜從陬隅之訓巖巖高峻貌巖邑之巖訓險高峻又兼險意此詩人起興意也赫赫權盛也瞻者道路以目也上言有國者下言天下僂指天子言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儀詩作宜義當從宜引詩以結上兩節之意言好惡同民則得衆得

衆則得國矣好惡偏僻則失衆失衆則失國矣言此以見國之所以存亡之機卽在於此正見有國者決不可以不絜矩之意以

上言平天下之道備矣絜矩者義也卽仁也不能絜矩以人君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也此下皆言不專利以推廣絜矩之旨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先卽知所先後之先慎卽

慎獨之慎德卽明德之德絜矩之道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故好惡不可不慎而慎好惡者在格致誠正而扼其要於慎獨所謂慎乎德也先字承上意輕起下意重言平天下之君子以明德爲本則親民爲末而以財較德尤末之末者非所當先也是故財用一事亦

有國者所必資也而末係於本故絜矩之君子則不以財爲事而惟先慎乎德夫慎德則有德而人土財用皆其一有而無不有者然則人土猶爲末況於財用乎此節一氣趕出本末迴顧首章知先知本之義見能絜矩者之必不以利爲利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外內指心言之。心所注嚮爲內。所不注嚮爲外。先慎乎德者。雖有財有用而心未嘗注嚮於財也。有國者不明本末之辨。而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則必爭利於民。而施以劫奪之事。所謂悖入也。夫以民生利賴之財。而欲聚之於上。欲民無散得乎。況財聚民散。財亦難終聚乎。凡此皆其理勢之必然者。此不能絜矩者。以利爲利。終於不利也。按上段戒好惡之辭。此段便說到財上。鹿忠節公云。人主所以不與民同好惡。其大端專爲愛財。自奉重。遂爲民輕也。極得作書之旨。民散悖出爲愛財者。打穿後壁。可發深省。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善卽首章所云至善。下文所謂仁義。能慎德以絜矩。則止至善矣。外本內末。則財聚而不能慎德。是不善矣。善則有人有土而財用亦裕。是以

克永其命。不善則民散而財亦悖出。是以自墜其命。此結上兩節。見有國者之必不可以利爲利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按本章引古。皆先引後釋。章句以楚書二節歸入上段。既乖此書之例。前後兩言得失。皆係一段之尾斷語。無容續說。況不外本而內末。先慎乎德節發明已透。亦不必再續。善字字面雖同。康誥而寶善之說。與下文

用人一例。仁親仁字。引起仁人。文理皆順。故僭爲更定如此。賢人保子孫。而其作用在利黎民。奸人不能保子孫。而其作用先殆黎民。注疏本以子孫讀斷。黎民連下讀。宜從之。用人與聚財不聚財。原在一搭。輔君慎德。黎民便利。輔君聚財。黎民便殆。玩章末二節。其意自明。引楚書言用人當擇善人也。引舅犯之言。言人君所重在仁也。引秦誓言大臣有賢有奸。人君愛惡所分。黎民之利與殆隨之也。寔寔寔字。宜從書作是。或依古本作實。寔寔二字不通用。傳本誤也。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仁人誠心愛民之人。卽致知而能誠意之人也。見賢而能舉。舉而能先。黎民之利以此見。

不善而能退。退而能遠。黎民之不殆以此。篤愛君子。深惡小人。正是誠心愛民之故。唯仁人能之。末二句卽論語里仁章孔子之言。子思引以爲證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注讀爲慢。聲之誤也。伊川程子注。命。怠之誤也。從鄭註是。四不能字。與上文兩

能字。反正相對。上文曰。唯仁人。則此節爲不仁之人可知。王氏定柱曰。舉賢不能先。雖舉猶弗舉。而民之缺望。或反甚於其未嘗舉。退不善不能遠。雖退猶弗退。而民之蓄憾。或反甚於其未嘗退。此由君雖明知其賢與不善。而不能不苟且自欺。以姑塞民望。其咎在於意之不誠。而其原仍坐真知之未至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章句以上節爲未仁。此節爲不仁之甚。粘定用人立說。於此二節文義亦順。而下文大道不相聯屬。且用人顛倒。遽謂菑必逮

身。義亦未圓。今據章末。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二句。解之。蓋人君遠賢臣。親小人。則小人必輔君以聚財於民之所惡好之。於民之所好惡之。好惡之辟爲天下。罔有決然而無疑者。蓋用人之得失。固由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而用人一得。卽能同民好惡。用人一失。必至拂民好惡。故用人與財用非二事。用人與治民亦非二事也。同一絜矩之道而已。故下文正接君子有大道。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上節從用人回繳絜矩。與民之所好好之二句。反正相應。義已完足。此節總承所謂平天下以下而結之。見明明德於天下。以誠意爲要也。大道正

指絜矩之道言。與大學之道。道字亦相應。謂之大道者。萬物一體之謂大。絜矩之道。卽出於萬物一體之心。故謂之大道也。得此道則得衆得國而得天之命矣。失此道則失衆失國而失天之命矣。欲得此道。必先忠信。忠信皆誠也。忠者中之無私。信者外之符理。思所以立乎誠意之始。信所以成乎誠意之終。故能均平齊壹其心。以絜民之好惡也。驕則矜肆於心。不暇檢意而不忠。泰則縱恣於事。不屑循理而不信。則身不能修而害及天下國家。此以知脩身之爲本而誠意爲脩身之要矣。鹿氏曰。忠信者不忍使己一念負人也。驕泰者不欲使人一事逆己也。此節總推絜矩之得失。關鍵之中。煞甚慨歎。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自此至末。純就財上反復抹殺。聚財者一場心計。故先爲必用之財。尋了箇出路。因痛揭聚財

之下場。頭以申明之。賓主並舉。利害遞陳。曲盡事理之真。洞著從違之準。極妙文字。生財之道。通上下言之。大道與上節大道同義。此言大道者。通天下之人生天下之財。是亦出於萬物一體之心也。大道何在。惟在立國有經。道民有法。則財恆足。慎德之君子。有財有用者此也。又何事聚斂爲乎。按此節承上有大道言之。係足上語。非起下語。絜矩之道。使人各遂孝慈之願者。正在財上。衆實疾舒。孟子一生言王政盡此。卽不爲財計。平天下者。顧可少此乎。而所以足財者。卽在乎此。收束上文。周币之至。兩言大道。正與首節道字相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前言用人。屬之仁人。此言財用。仍歸之仁者。蓋仁爲萬物一體之心。平天下恃此心以平之而已。公財於天下而撫我唯后。是謂以財發身。私財於一己而虐我唯仇。是謂以身發財。夫

財卽可重。孰與吾身。仁不仁之分。宜知所決計矣。按此節仁不仁雙提起。下三節之意。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下之財各有定分。而仁義之心皆有同然。未有上

好仁以愛其下。而下不好義以忠其上者。未有好義而不爲上終其事者。然則府庫之財。非上之有而誰有乎。然則上之好仁。於上亦何不利乎。此以財發身得大道之效也。王氏定柱曰。好仁者。絜矩也。好義者。率君之矩也。上聯下以情。故稱仁。下雖聯上以情。尤戴上以分。故

稱義。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承上言仁者務在養民。而不奪其利。以心言之。則仁也。以事言之。則義也。以上下各得其分言之。則

義卽國之利也。自世主不明此義。惟利之知。於是多有聚斂害民之事。是以獻子有見於此。極言聚斂之臣之不可有。至比之盜臣。而猶有甚焉。其言但以垂訓於家。而推之於國。無二致也。況乎以利爲利。又實有大不利者。觀於務財用之君。任用小人。奪民之利。則天怒於上而菑至。人怨於下而害至。天命既去。人心已離。雖有善者。不能救其敗。此以身發財之患。好惡乖舛之禍。而大道之所以不可不急講也。李安溪曰。天下治亂存乎民。民心聚散存乎財。理財公私存乎人。而所用之人善否。則在乎君心義利之間而已。上文每段皆以國言之。而此復結以治國。所以發明平天下在治其國之指也。

按仁義是明德。德字骨子。八條目皆離不得格物。去其欲之累。吾仁義也。致知。致其仁義之良知也。誠意。誠其好仁義。惡不仁不義之意也。正心。脩身心與身皆純乎仁義也。齊治平。仁育義正之事也。誠意章言止至善。以仁敬孝慈信實之五者。仁義之見於事者也。仁

義本乎性善。故曰至善。仁義之外無德。韓子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得大學之旨矣。

此章專爲欲平天下而不知求之同然之心者言之。見平天下必以明德爲本也。同然之心取象於矩度。以同然之心謂之絜矩。此矩也。仁體而義用。孝弟慈同然之理。從萬物一體廣大心胸中流出者。仁也。區畫裁處各如其分者。義也。仁之包涵徧覆。就義之裁制處。見有方外之象焉。故目之曰矩。好民好惡。民惡義之所裁。卽仁。慎好惡而不流於辟。仁之所施。卽義。以仁義平天下。必原於慎獨不欺之心。所謂德也。漢唐以後。賢君代有。雖愷澤旁敷。總跳不出財用二字圈套。汲長孺謂漢武帝云。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此明德所以不明。本末顛倒。而明明德於天下之主。千古不遇也。夫多欲旣中於君心。桑孔荆舒伎倆。又從而嘗之。則君心之仁義愈晦。綱弛紀紊。胥天下而受其禍。殷鑒昭昭也。絜矩之君子。必格去物欲。以致吾良知。將自私自利之心。剷除淨盡。滿腔都是忠信。萬物一體之理。從吾心現出。仁之至也。措正施行。義之盡也。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平天下者。尋根才。會源流。袖褪乾坤手段。都從此出。

大學餘解

止於至善。於親民驗之。而惟明明德者能止之。至善全體在明德中。親民而止至善。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所謂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章句云。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事理即齊治平之事理。盡天理之極。必於應事驗之。能慮能得。著落在事理上。知至則事理之全具。吾心而無不明也。故知止即是明德之明。

事理當然之極。謂之止。明德既明。則知止矣。未與事接而有定。能靜能安。止之體。知之體也。明德之涵於靜也。甫與事接而能慮。止之用。知之用也。明德之妙於動也。周子云。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明明德於天下。孔疏。章明己之明德。使徧於天下。解確。大學示人知本之意。開口道破。將親民納入明德中。全書大旨瞭然。以下五章。指一事申言之。而血脈貫通。件件都到。正發明此一句之指。故首章之文。後文有覆說。以盡其義。有不覆說。而其義已錯見諸章者。善讀者融會貫通。自見行文之妙。平天下章。言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與此句相應。即齊家治國兩章。亦無非明己之德於家國。自晦翁從伊川之說。改親民作新民。並改此句孔疏。以附會新民之旨。而大學之旨晦矣。知本者。從末上知。由本及末之無非本。明明德於天下。明之至。正知之至也。前曰知止。就開端處言明德之明。易所謂知至。此以知至結之。就結局處言明德之明。易所謂至之也。

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朱子補傳出。學者乃作第二義看。陽明答王天宇書云。君子之學。以誠意爲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

慎獨便包格致在內。獨知之地。是否心安。惟吾自覺。是則吾不可昧之良知也。自欺其心之良知。欲爲之也。慎者去其欲之蔽。良知炯然。能主張吾意。則意無不誠。故誠意上格物致知。不須另釋。猶第四節說到心廣體胖。則正心先誠意。亦不須另釋也。章句云。知爲善以去惡。則致知是致其知善知惡之知。格物是格其不能知善不能知惡之物。作去欲解。便靠定在善惡上。作窮至事物之理解。便靠不定善惡。此朱子解誠意與前補傳自相矛盾處也。獨曰獨知。綰定知字。卽是所致之知。但未發念時謂知。已發念時方謂獨。獨卽意中之知也。慎字註不必填出察字審字。去其不如好色惡臭者。就其如好色惡臭者。卽是慎。方是不自欺。欺與不欺。始學卽宜勘破此界。否則讀徧十三經廿一史。謂之宏博。則可謂之格致。則不可。究未免自欺。究未免流入小人。聖門教人。必不令下手時泛濫如此。

章句云。小人非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則小人亦自知好善惡惡。非良知而何。大學於此章提清君子小人。見人皆可爲君子。而善不善分界。喫緊在誠意一著。故入手卽令人併向君子一路。誠中形外之誠。是誠於善。爲潤身節作引。與掩著之不誠相形。舊解作不善誠於中。則誠意章先將誠字說壞。古人無此文法。

故君子必誠其意。與治國章故治國在齊其家同一文法。故此下引經。詳舉誠意之事。亦猶彼處引桃

天蓼蕭三詩也。朱子於此下割裂顛倒，自立一說，書理既乖，文法亦舛，誣古人而誤來學，其失更甚於補傳，不能爲大儒諱也。

引淇澳詩盛德至善，從民眼中看出，則明親合一，親民亦明德中事，非截然兩物可知。前王節言沒世不忘，卽承上節不忘說，下玩下節口氣，止用詠歎法，可見章句板分明新，則上節民不忘句爲贅詞，而安人安百姓，果在脩己外矣。

日新作新新命，伊川據此改親民爲新民，朱子因之，定此四節爲新民傳，或問云：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言自新，斯民之極也，立說非不近似，而以義理文法求之，則舛謬殊甚。上段引康誥三節，以皆自明也結之，定爲釋明明德，文義尙順。此段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結之，則是釋止至善而非釋新民矣。時解以自新爲新民之本，以新命爲新民之驗，宛轉附會，究與用極義毫無干涉。況改親作新，則作新二字，宜爲新民新字，斷章取義，未爲不可，而又以自新之民解之，本章數新字，直無一字作新民新字解者，以上下兩段例之，理與法皆說不去，不知上段歷引古聖之克明顧諟，非專釋明德也。明德正在親民上，明總聖人一生事體而定之，曰克明德，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千古大人，畢世勤渠，無一物不在其經綸之中，非爲天下爲自己也。故上段以自明結之，而親民已該在內。此段爲明德親民而不止至善者說法，親民卽以明德至善者明德之本體，而止於至善，卻於親民驗之，但恐拘文牽俗，習故蹈常，開國規模，因陋就簡，旣不能咸興維新，守成令主，小康自安，如漢文之恭儉，終不能

比隆三代者不用極故耳。洪範云：建用皇極，極不可不用，而用極之要全在去故取新。銘言日新，是明德事，亦是親民事。誥言作新，詩言新命，是親民事，亦是明德事。無所不用者，與上段皆字義同。兼數聖人而總括之之詞，非如章句自新新民云云也。知此則首章親民不可改作新民，亦不得指此四節爲新民傳矣。邊氏解新字如溫故知新之新，頗得用極之旨。按上文引淇澳詩，揭出盛德至善，此兩段又從自明遞出用極。下段疊說止字，三段文字皆以申明止至善之義而止至善非誠意不能。讀三段書要處處看得誠字意思，方得作書之旨。註疏之說俱存，未可愛今而薄古也。

身有所忿懣，身字從本字讀，但以正心正字移在身上，身脩則身正，身之不得其正，由忿懣四者來，便知身之不正，由四者先不能正。有所字，舊解以將迎留滯理非不通，但有所是兩虛字，不宜將有字說壞。若直作虛字看，見身之不正總根於心，則將迎留滯意自含在內，有指點有含蓄，文法入妙。

舊解以有所爲不在，謂有所在即有所不在。上節添出一在字，而本節神吻亦失。此節就淺顯處指點身心相關，首句一提焉字，栩栩有生致，不在非心之病。聞韶而不知肉味，卽心不在而食不知味也。何得說無以檢其身乎？且常人時時有此，就此提醒正脩相關處，尤易猛省。此二節皆係輕輕指點文法，章句鑿之使深，書旨反晦。

上章解正心而忿懣四者爲心之用，則綰到意字，不見聞不知味，並綰知字。此章亦在用情上指點，綰住心意，知惡知美，知子知苗，並綰知字。故云：格致誠正脩五項工夫一時並到，身不脩者病痛百出，根

繇總在用情上錯。不知美惡。非真不知也。欲蔽之也。五者惟所向而陷於偏。則知而不知。可見良知自具。而格物之爲去欲明矣。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無欲之好惡也。好不知惡。惡不知美。有欲之好惡也。無欲則好誠於好。而仍於美中知惡。惡誠於惡。而仍於惡中知美。有欲者反是。二節標出身不脩樣子。而家之不可齊在言外。妙文妙文。此與上章皆短幅文字。極意經營。而出以超渾。絕世奇文也。

引諺言與上文好不知惡二句。若合若離。而好惡之變態愈見。世俗人情。一切包括其中。家曰不可齊。又曰不可教。皆指身言。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家。章句解確當。不曰孝所以事父。而曰所以事君者。透過一層說。以該國治之理。次節專就慈以使衆上綰住心字。誠求並綰意字。未有學養子。則慈由於良知。自然並暗綰知字矣。

一人定國。定之以機。首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而字。暗藏得機字在。

解治國而兼言天下者。天下國家之本皆在身。天下特盡乎人言之。究不出人已相對。天下字身字從兩頭盡處。指點所好者。誠也。能喻者。機也。藏身。本誠以行恕也。綰住身字。並暗綰心意。示人知本意。深切著明。可教以此。成教以此。故治國在齊其家。就本上文結住。猶誠意章故君子必誠其意結法。下文引古。以此謂治國在齊其家結之。與章旨相應。猶誠意章疊疊引古。以此謂知本結之。與章首相應。但彼處暗應。此用明應。文法入化。繹詩用兩可教。應前不可教。前就家言。此就國言。其歸重身脩。則一也。宜家人宜兄弟應前教家。鴈鳩詩曰其儀。繹之曰足法。緊應藏身之恕。說到民法。無不喻。無不興矣。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與正脩章末用正結同。彼處上文不說盡。此謂句係凌空結。此處上文已說盡。此謂句係勘實結。各極其妙。

平天下章內。先慎乎德。德者本也。二句最重。平天下者。明明德於天下也。故齊家治國章應前脩身爲本。而此章應前明德爲本。知明德爲本。益知脩身爲本矣。絜矩與恕。理同而意微別。人已對看爲恕。將恕推到盡處。上下四旁。無一不徧爲絜矩。次節複說一番。正爲分別此義。絜矩君子。卽成教君子。亦卽誠意君子。無忠做恕不出。離誠亦做絜矩不來。忠信以得。忠信卽誠也。緊縮次章誠意爲本之旨。老老長長恤孤。綰住家字。矩字有均齊義。則並綰齊字。齊其不齊。國以此治。天下卽以此平。大學之道。道字開端一提。至此章絜矩之道。方應轉道字。下文又兩言有大道。蓋大學以明明德於天下爲道。絜矩者道之盡。而由本推末。必在明德。是以有三字。口氣宜玩。言道非天下有。乃君子有。亦非君子強天下有。乃明德中萬物一體之量自有之也。此之謂絜矩之道。不如此則道之量有歉。四勿以仍是彊恕意旨。人各有萬物一體之心。所以不能藏恕。不能絜矩者。欲累之也。故大學必從格去物欲始。章句以上老老三句爲家齊國治事。固是。但書旨重在興字。與上章興仁興讓兩興字相應。三而字所謂機也。言上言民。兼國與天下言之。故下句一直接出。粘住國說。則必於白文外。另補天下一層。興孝興弟不倍。但就民情指點。亦未及國治意。泥看章句。將絜字說成由國絜之天下。則誤矣。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惡之誠也。知惡知美。更祛其蔽。以極於明。好民好。惡民惡。更祛其私。以極於公。

通書云。誠則明通公溥。用情之道備矣。

不可不慎。卽慎獨慎字。慎獨者。去其自欺之欲。慎好惡者。去其徇己之欲。然自欺未有不徇己。徇己仍歸於欺己。

絜矩者。明明德於天下也。不能絜矩之病。全中在專利。專利則必用務財用之小人。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何能絜矩。絜矩之道。仁爲體。義爲用。仁義卽德也。仁敬孝慈信之止。省義也。義卽矩也。而必以無私之仁絜之。不曰先明乎德。而曰先慎乎德。見平天下只是明明德。而誠意爲扼要功夫也。

有財有用。財用固德中所自有。不待務財用也。通節一氣赶讀。本末義已見。故下文兩也字自然流出。外本三節。一層逼入一層。務財用者聞之。如轟雷震耳。善卽至善善字。誠意章所云盛德至善也。明德中純粹之體。理不外仁義。事不外仁敬孝慈信。絜矩是推此善以善世。以德絜之。實以德之至善絜之。善從天命來。故命之去留因之。此上六節爲一段。發明明德爲本之旨。外本內末。實由以利爲利而用務財用之小人致之。此下就用人立說。以仁爲用人之本。慎德之君子。卽無私之仁人。亦卽有絜矩之道之君子也。故以君子有大道結之。

好人之所惡節。三人字指民說。與前民好民惡相應。與上引秦誓黎民之殆利。文義相足。見不能如仁人之好人惡人。卽不能絜矩同民而好惡皆拂民性。不僅失國且喪身焉。桀紂是已。好人所惡二句。正外本內末之事。人之性孝弟不悖是也。順其性則爲絜。逆其性則爲拂。

君子卽慎德之君子。大道卽絜矩之道。上節已從用人說到不能絜矩。故緊接君子絜矩之道說。忠信卽誠。仁是德字骨子。誠又是仁字骨子。

生財有大道。緊承上節有大道說下。索性將生財併入絜矩。以完有財有用之義。財之末無非德之本。則明德爲本之旨益著。則財恆足。何事外本內末爲哉。自楚書至此爲一段。說用人兜入絜矩同民。並迴顧外本內末。周币完密。大道者以萬物爲體。絜矩之道。卽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之道也。是道也。君子何嘗爲生財計。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便是好民好。惡民惡。全副經濟。而生財仍不外此道。無意財足而恆足。視外本內末者何啻霄壤。兩有大道相承說下。不宜分作兩段。此段有此一結。更見精密。筆力亦甚夭矯。

仁者以財發身二句。提起未有節。承仁者言之。極歆動之神。孟獻子兩節。承不仁者言之。極警覺之神。讀者從神吻領會。方見無雙筆妙。不同老生常談。

爲不能絜矩者痛加針砭。必自小人矣。棒喝極警。亦無如之何矣。惋惜尤深。妙在中間。彼爲善之一句咽住。下三句一筆掃去。電掣霆擊。奕奕有神。此一節可抵一部千秋金鑑錄。

此章之末。宜結以此。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而單以國結何也。國與天下。化之處之。大略相同。平天下不全係治國。但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施之國則國治。施之天下則天下平。引獻子之言。並綰齊家在內。見家國天下。總無可專利之理。末節包前用人一段。極言以利爲利之害。以義字應矩字。以不以利爲

利應德本財末。重言以結。有萬壑赴荆門之勢。單就國結。而平天下在治國之旨。令人言下得之。文法入妙。

吾師鐵帆先生。纂古本大學輯解。中庸本解成。同人屢議刊行。先生輒以未爲定論辭。迨先生歸道山。及門方謀付梓。而王君文泉慨然獨任之。文泉爲先生高第弟子。學問淹博。生平多義舉。其篤於師門。尤爲人所不及。刊工甫竣。文泉亦去世。茲與同人重加校訂。籌資印行。嗚呼。世以讀經爲帖括之資久矣。先生此書。言言心得。非同勦說。後之讀者。尙其反身切己。深體默識。以求聖賢之遺意。勿徒取以弋名焉。庶不負先生纂書之意也。夫。光緒壬辰仲秋。受業李鳳閣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古本大學輯解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述者

楊

賈

驊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務

印書館

上海及各地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本書校對者徐鼎銘)

◆ E五二〇六

嚴

